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

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戍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負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

子之政而責其善者幾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邈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執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執

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

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繯紕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

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德之使其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賊士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為

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曷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信之不專則管仲臨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飢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曠之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尚曰管仲善割割隰朋善削削縫賓嘗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

古語大義 卷三十一
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
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
其君之功也

近名論

范仲淹

孝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為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
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
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
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
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
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
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
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

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歡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虛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諛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言嗽々又曰分曾為黨徃々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

虛曠名重者蓋議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
山魏徒隸齒而醜貌于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恥
不及豈蚩、負壓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為其羽翼時不敢害
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泰山之
安可以痛心矣

止名論

謝 偃

有弘文先生稟氣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曠而不
探加以體局疑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
時日暖朱遲風清紫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
千載釋凝滯於萬古於是席長筵列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
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鎧丈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
偃左挈戟右提鞬頰汗蒙塵不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誚
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之實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
又明會昌御運舉宇宙以寵物馳日月而燭幽忠繫盈朝鷓鷯

成列是以鳴玉曜蟬者耻方於周召披堅執銳者羞比於韓彭
至於探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位
辯方朱紫無雜任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野絕遺賢
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遊心乎文圃
大啟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琳球擢天下之杞梓
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遺逸正先賢之紕紊欲令
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然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
今子齒既盡矣形只槁馬上不能貢策獻奇枿珪分祿下不能
收視反聽養真存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

微澗而欲擬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絃荷箠
坐甲操鋒見長劔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
黷汚我文門虜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慙乎夫人於是俯而
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歛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窮達命也物
固有欲而不可棄此盡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筭也且夫苟
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大馬猶足効其力今
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
能易位余何簡焉

應正論

王志愔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容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典憲不務和同慶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焉僕歛衽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關於衮職用謹言

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謫虞
登朝作士設教理訓開物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
賊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予理刑期於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曰舜
舉臯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
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僇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
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
此非已獨處正引吉而無咎矣乎觀漁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
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關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

正曰積善之家必有利祿此非引吉之所致乎魏終
理直晉侯乃復其位初人謂晉侯不復其國此非正體未變
為吉所引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行乎上乃引吉於
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骨髓之中懷疑乎語默之境
懼獨立之美引忘此正之必事于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
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嗟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
可與亂也直方大而不亂直方大而大而不疑其所行也稽康撰釋
私論曹羲著至公論皆以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

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古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之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言此則歸正不乖旨順義不以怖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一據曰據與我一要之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若其則臣一若夫則臣一所謂同也

身一體一以調羹乃適乎心之味一否乃論道乃恢正體之節一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和而不同劉曼山辯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議未敢問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人臣之所操後魏游夏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臣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之曲筆也肇知任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

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宥謹
守憲章號為密網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
救其罪豈謂物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豈謂道教為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
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
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其諦重玄猷存天
網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眾刑百王所以垂
範折人

曰家人嗃

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法平其廷尉之職耳易
答女子嘻吝炭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昔

聖訓生位其大概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
稱嚴者不必喻條起制凝網重罰在於施槩括以矯枉用平典
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但人慢
吏濁偽積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
捨銜轡於奔縱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鞅駕轉逸膏
育更深僕吏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變為唯帝王之令歟
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
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涕嘆曰法令者高帝之所造也用親

故撓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友近
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王
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
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
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况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
而可變動者乎我皇膺哲登宸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
韞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
政也僕幸利身一人引其吉焉斯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
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

以事君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攻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蹇
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
亦為政洒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
汎天下悠之執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
思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言

言語論

劉知幾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

論衡

卷三十一

言語論



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案
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
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
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
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
但筆削形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
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磻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
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

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
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
詞又多遺於戰策是以驗時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
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寧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
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
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
脗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
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
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衰鄉

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遺次
不忘經籍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
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
學如郊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
周書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間于斯
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
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
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也抗詞正筆務存直
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子以言多滓穢語

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嬖嬖多嫌而歸罪
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比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
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
其模楷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
有熒蝗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博張
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
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羊罵商臣曰呼
後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恐鄴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雖
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儂馨

兒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者
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高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
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
其文猶今者乃驚其實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
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
並存經一載而如一美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
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
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
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
樹園後池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卷親有
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
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躡躑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
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 佛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
錯綜人物彈商風之雅操發清角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

見

樂志論一



古論九卷

卷三十一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三卷

名法顯

華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王時敏遜之甫編次

正文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飾於和氣後化而時有文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天命也。爾奔奔之友天定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與生之。屈建則極舉死於他國。六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人也。慈明

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相。臨樞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

古詩大略 卷三十三
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蕪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
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

急任雖相推望而不從厚嗜

怨詩曰世亂既平既

且寧美

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多子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
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制之以師經啟其心而脩則
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姓術稱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候無貢
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於勤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候
無貢士

無論材之政敵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

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噓口復明孔伋孟軻之徒

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
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杜石之臣交遊有
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始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
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為常吹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
知之困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眾邪為雄孤正
失守誘甲人之姓易於不善求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
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款門之哭
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
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遵道不遵則門

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知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心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微倖道長而紀憲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目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辭而禮之楊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諒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末乎於是大雅意掃除無忘之交風動利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意以勢則不畏於天地意之推則必絕其親愛苟患

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檀有拜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喻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賈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切、德、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韋宜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抄不棄

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
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
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之 言之得無訥乎務省諸身而已
矣

正交論

蔡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
者其義教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
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違或闡其始終
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諱之如也疾淺薄而携
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
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
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
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

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
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
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
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怨其遠
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机成在乎躬
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
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禰故訓之以容衆各
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
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既

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
才善之末者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昏黍而獨稷焉夫黍
而耕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梁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德矣括
二論而言之則刻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有羔羊之節
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止足論

姚思廉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違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隄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

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
曠遺榮好適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
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二於貧賤不耽
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
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
欲國史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謹交論

徐翰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
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
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
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
心舍力作為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
畏相廝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入采朝日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唯旅牧
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繫

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
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
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
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
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
惶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
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
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

古之君子無交歟曰異乎子之不遺於交也若夫不出戶
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魍魎魍魎將不吾覿而况乎賢人乎今子
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
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偷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
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
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聞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
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
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
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

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為
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
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
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
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
耳目也不動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後諸國土凡民出入行止會
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辭
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

比為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為
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為州使之相調州有長五州為鄉使
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
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
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
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卿卿以告民有罪竒衰者比以告亦如
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
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

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
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
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
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
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
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諸矣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
黨考行不本於閔閔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
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

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
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
揚遂爲表裏擣杙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
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
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
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
不獲已殷殷法法伴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
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
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換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

書委於官曹繁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欲憂
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
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
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
而行賂以自回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
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
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
懷筑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
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之則
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絕交論

朱穆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
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
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于
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
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
聽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
潰莫決而莫敢之塞游猶隳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

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毋憂乎親解纒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討吏以謁相與足下豈李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出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趣與于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絀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變于墳箎聖賢以此鑄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樵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于豺虺

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陳獲屈從道汗陰日月聯辟贊壘壘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徽音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適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

鞵衣裳雲合鞞駟擊韉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真隅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息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_左徽烈及瞑目東奧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厲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卣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斷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小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

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毋憂乎親解纆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討吏以謁相與足下豈李尉之徒我豈足下印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出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鳥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儻別木攬飽別泥狀餐餐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焉其德鳳之起與于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變于墳箴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樵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于豺虎

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
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騖獲屈從道汗陰日月聯辟贊壘壘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
之徽音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
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
寄適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馳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雖刀之
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涖冰流

鞵衣裳雲合鞞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
其真隅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
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息狎結綢繆想莊惠
之清塵庶羊_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輿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
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藟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鄣厲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泣之仁寧慕卣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曰斷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
立高心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

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罷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
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壺其
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項至踵藜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
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
冢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
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麈沓鱗萃分屬
鷲之稻梁露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僊加以飲頤蹙頰涕唾流沫
騁黃馬之刷談縱碧雞之雄辯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
春葉零葉飛況出其頤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
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于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騏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
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
哀鳴同病相憐緩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感典斯則
斷金由于湫隘列頸起于苕蓋是以伍員濯洗于宰嚭張壬撫
翼于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繼衛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莫息若衛不能舉續
繼衛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椒罕有落其一毛
若衛重錙銖續微影撒雖共工之蒐慝驪兜之掩義南荆之跋
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試瘠金膏翠羽將其意賄
帝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
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
同賈鬻桓譚譬之于閭閻孫面喻之于甘醪夫衆者通進盛衰
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窮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讎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
在公方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也此五交是生三釁敗
德於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誓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譽
奪貞介所蓋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虞故懼五交之連尤故王
丹以子以損走朱穆昌言而示流有言哉近世有樂安任時海
內之傑早歸兼黃夙昭民思道文蘊藹有餘矣王英特俊遠慕
於公之文之愛容司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行衡拒流遇
一則流眉抵掌雖黃出其唇吻朱紫白共月旦于是冠蓋輻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
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
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夫天不
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
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厚壤楚嚴不忍章于絕纓由此觀之聖
賢之德敦美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
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
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

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
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
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
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々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
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
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
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
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

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安翟之操為
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
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
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
者既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
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烏鳴之悲矣
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
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
賤時俗之誅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

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崇讓論

劉寔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

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美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

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察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

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今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先久矣故曰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十而任不舉者次如此者甚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舉用不知何人舉之也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可也所以不舉可知知計官場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

所賢同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箏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糜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箏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箏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箏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擇道不與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
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
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
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
人之微過而其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誰欲弗納不能
不使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
不理其罪若知而微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
皆理之受罪退者猶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
不以此而自固之深憂也持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

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
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
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
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
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堯以禹為司空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
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受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
於此書記之者豈以永世傳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
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

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
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
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
主選之吏不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
征缺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
選之矣主選於傳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
者而用之此為入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
守缺擇眾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
夫以眾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曰然而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
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徧
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謂體所謂
有也有之所謂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
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
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
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

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
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
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
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々之徒駭乎若
慈之譽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
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忽
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
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謂之理然
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

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
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
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盖有講言
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
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
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盖
唱而有和多徃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
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
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

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
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志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喪老
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
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
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
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
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
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

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非無於有非有是
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
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曾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
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
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
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僭備有所
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行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
萬事莫不貴無所存貪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
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頽用矍然申其

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容幸過咸見命著文摘
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顧
退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違旨而已然
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
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
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
有道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
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
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

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為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
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
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
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
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成以濟
化由斯論之公道躰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
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浚入而全身
于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
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
在于矯伐而不在于期當匿迹在于違顯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謙光之義
與矜競而俱

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
餘良藥效于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
坤道質然示人簡矣二象顯于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
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謙伐之義
險于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
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寔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
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
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辯謙論

韓伯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
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
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
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
求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誠終莫近
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
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躰公者乘或作理當而均
彼我降挹之義于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

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于至當而必造乎匿善
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于能鄙則
貴賤之情立非忘懷于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
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
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于卑素
恬謙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
心于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
夷存我之理未實于內豈不同心于降挹洗其所滯哉躰有而
擬無者理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

辯諱論

張昭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
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
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
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
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草_也烏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
大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_也有衰尊_也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
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
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

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吉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辯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闡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若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

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之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竿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識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

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令
彼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蒙鞅以逆文為成傳瑕以順
房為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
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宮取土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々如縣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二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嘗寧而嘆曰得李靖為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

無庸一舉廢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靖之
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
足以遇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
子百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
既從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蓋才能捍患能去已
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
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鏡久矣其後李敦友
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善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
固則焉矣乎方履

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幾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
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
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
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惜時論

劉勰

夫停燈於缸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滅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驟梟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灼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掛冠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踵跡而不休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溺立功垂楷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晁腐榮華剗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被策

對面此贊明時空蝗梁黍在沒歲華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
亦何草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
寒蟬抱樹而長吟吟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
于履霜而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峯道葉未就鬱聲於窮岫之
陰無聞於仁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露衿於將來染意於松
煙者哉

釋時論

王夷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涇寒
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涇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
々之堂丈人曰入煌々之堂者必有赫々之光今子困于寒而
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々
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
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
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
何恤而無祿惟先王告我塗之迷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

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于縱橫之世賢智顯于伯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骨腐不簡蚩倖多士豈於貴族爵命不出闈庭四門穆々綜禩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若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謁跡於樞筭名位者以論而附勢舉高者者因

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曾為雅量璩慧者以淺利為鎗々晦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倭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散為高亮齷齪者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眠貳者以難入為疑清拉卷者有沉重之譽噤閃者得清勦之聲嗃嗃快畏于謙讓闕茸勇敢于鬻諍斯皆寒素之疴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卓鞞輒而刺天忌惡君子小人教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相黨相扇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

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闔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疏賓徙倚于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孫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景獨步直順常道閱津難渡欲窮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于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侯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甘遮錮敢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穀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賤周道師業由德林豈

明賢論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費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污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王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魚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有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

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顧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况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視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驗其評矣彼管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評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贊之道德其分苟推分明矣夫刑罰之僭濫得乎

演慎論

傅亮

大道有言慎始如終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戒前車已摧後鑒不思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所謂履薄之禍殘生天命之憂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

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雖
于涓涓合拱挫于纖蘖介鳥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
醴酒而投紱六豈散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
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
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于胸心
巖墻絕于四体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
固邪氣不能擾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
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
乎盡矣徒以忽于鍾呂肆言于禹湯禍机散於毫端逸翩鏃

于垂舉現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于甘醪

其惧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衲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
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
洛遐邇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寔又顯非知之
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為臨
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惧深故詩曰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
弊猶如此况乎触害犯机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

折于印熨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于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
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三教論

劉彥冲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
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者曰疆本節用
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
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
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
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
子君在蹶躅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辯上下定

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短之則曰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以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

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紛紛之論不發亦可

三惑論

王 儼

後穀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為美也然三惑之中
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捐道德廢家業顛狂致疾
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潛畢卓
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
門風傷殘形骸耗蠹金帛雖不斂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
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豎豹雍巫衛靈同斛浴者三人
內愛南子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小則亡身破家大則
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培塿拾卵惟利是求盜璧

古論文見

卷三十三

三惑論三一

櫻金刑戮不懼而又必厚於已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矣近侍者傳刃以懷憾踈遠者聚謀而待豐憾豐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高祖使隋何說黥布歸漢布既謁漢王倨慢布悔來欲自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荊卿也子女玩好恣其所

欲然後渡易水不以為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荊軻雄傑之士也猶以服饜聲色變以移志况今將帥士伍乃中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為貪鄙佞嗇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功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御英傑飾甘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誠竭計策其用飴密以誇賺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偽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項羽玩印賢豪叛

去曹公慢易天下四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之可矣色者放
之可矣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畀豺虎投
畀有吳以謝乎衆矣

論

荀悅

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食行立氣勢作
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設詐謀馳逐于
時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
以惑權利者謂之遊食此三行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
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曰四民之業
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于季世周
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紀綱廢弛以毀譽為
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

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乎錯是以言論者計濃厚而吐辭選舉者
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于衆聲功罪亂于王法然則利不可以
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
職僭度節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礼薄骨
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
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于門庭駢問交于道路書記繁于公
文私務衆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于
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
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為盜賊也遊說之本

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
解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
至于為詐給徒衆矣遊行之本生于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
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于世以正行之
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為姦軌矣其相去殊
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
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罪而不淫于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
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
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

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
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于是先之以德
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
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
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
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
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竒怪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
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
身守其業于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

有度論

韓非子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
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
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
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
襄王氓之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魏
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
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
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齊荆可以霸有燕襄

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以欺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

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能至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

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
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
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
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
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鎔
邪傳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
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
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

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
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
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
毀國之士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
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
或作惡從王之蹈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其
以待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莫
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
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

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訐險躁不得開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氣單微不敢相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使人主失其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自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決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執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用利則上下不別矣

難進論

李翰

賓有裳錦握蘭韜劔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怪而問之
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問若有疑
造庭若有懼隱文彩匿芬芳掩光暉潛穎利此何謂也豈有以
哉客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歲器于身知己不可以
力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足應神明而不信于俗僕
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間願因左右思待擗介或沒齒不
遇豈直斯須之頃與主人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絕遠巨蚌潛
于溟海剖而探其珠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屯而况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者乎蟋蟀候秋而吟蟬蟬乘陰而出豈借援于左
右求容于儔介哉而足下牽流議于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
隨昧而不察茲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為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上達言有邪正百慮
糾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途驗悔愆不可以一
理徵士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禮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甲冑見
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恥干節而進則有從
俗浮沉與物厚薄潔其衣服矜其車徒俛仰權貴之門逶迤富
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則矩步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

一辭三讓不如苟合之易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
退但積後時之悲此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敦懿佩礼
文漸積德教之泉栖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沉跡蒞茨位
末名卑譽不聞於左右含光蓄銳價不動于當時雖折節求容
毀方取合行衰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勲餘
裔戚之位歷玄闕排朱門鸚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羊質
假論崔馬之譚而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夫向聲背
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驚輝庶之暉靈蛇
獻珠貽按劔之怒然則遵古人懿業顯芻狗之已陳道先王法

古論六卷 卷三十一
言比屠龍而莫用此主人所宜察者二也士固有聚精會神盡
智畢議謀于未兆慮于未形探玄妙之源養浩然之氣冥立羣
情之表獨與大道為隣復有聘變効竒迂談詭論文彫琢之辨
縱橫燿之詞不思作則垂訓期于動聽駭目夫繁聲奪雅令色
惑真綆短不可以汲深褚小不可以懷大曲彌高而和寡枝逾
下而賞多此主人所宜察者三也士固有作矜莊之色厲耿介
之辭披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詳弘其
體防剪其滛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之如響
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為度夫吉人之

辭寡躁人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開邪介疾或犯忌諱逆
耳之諱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然則拜佞進而登庸忠
譽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四也士固有懷經濟之畧蘊
弼諧之才而擬非其倫履失其位皆屑屑聚論者騰喧咋之辭
連袂並馳者効趨走之技龍其補鼠非所聘其逸足牛鼎烹鷄
豈傷殊于常器然則含章秀發秘思而不分默識玄通通幽旨
隱而莫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方以
進而閔梁非所鑿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于君子所短或以
已所未逞不信人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曠而不接辨

雖博萬物不能極其疑辭智雖絡天地不能效其長策故語曰
計命為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六也且夫春樹桃李
秋收其實春樹一茂夏蒙其刺主實未成同為后土而生俱沐
雨露之施不殖不藝終歲闕甘旨之豐不芟不耘耄未成尋拱
之息亮明才智之士臣將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
得失乎而或志于近禁玩于浮名忘至理而悅侈言貴驕偏而
惡切直外請位以陵物內得負而輕士譬猶廢東作而待歲馳
北轅而直越是以弘獎之應未嘗異取舍之要未嘗周徒有好
賢之名終無可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曰若然

若行不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沉抑以為常良士無登進之理將
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實曰何為其然也夫揚振風以扇物
清濁必効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無隱其象苟能坦其量清
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青實得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
子可知不仁者遠于是循夷途以招絕跡總脩林以刈翹楚則
何才不舉何藝不揚是知行藏有宜取舍有分為仁由已芝蘭
雖幽而自芳子而好之珠玉無脛而自至審此要也夫何問焉
主人矍然謝賓而退齋居三日罷鐘鼓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
驕伐之色夢想正士飢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

古語云
行計在於家安而國治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陽明先生精義古尚大觀三十四卷

名法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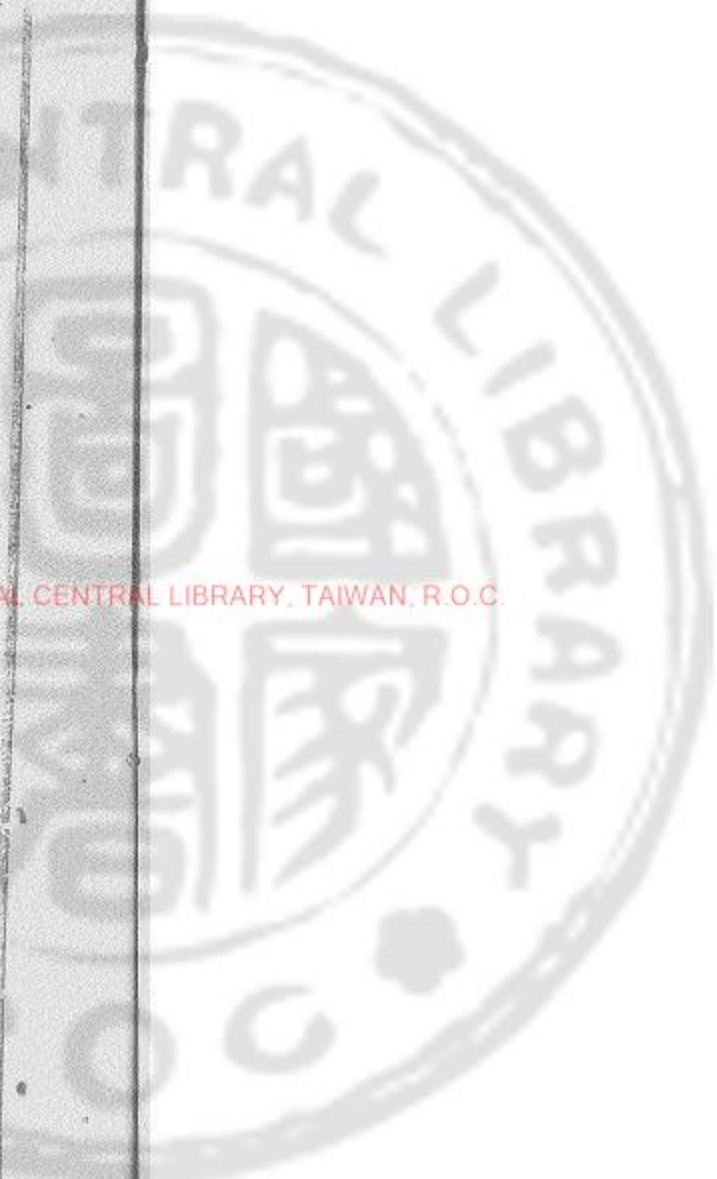
婁東王時敏遜之甫編次

原道論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
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
井而觀夫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
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為德德非
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語大綱 卷三十四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
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
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
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
子者吾聞其說樂其說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
惟舉其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

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
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
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
之師驅其虫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
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官室為之工以瞻其器用
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
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
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人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臣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粟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

見正於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餓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馬而不父其父臣馬而不君其君民

馬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
其不存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
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
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飾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菽粟魚肉
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
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其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
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
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
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言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
何其可也曰不蹇不流不止不行入其人入其書廬其居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饒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從道論

李翱

中材之人局於書而惑於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則從二人言翺以為言出於內則可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櫻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唯、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捐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然如愚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世治少而亂世多賢者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得設使一室之中一

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群而說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懼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辯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心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懼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古詩大卷
卷三十一
枝葉徒繁本朝自弱一師解釋復異一師甲改舊宗乙立新意
同學之中取捨參列如是徒得添糶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
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靈壞地斷乎繼復以說非馬
實握靈地以出當之厄同畫地之餅矣其所失道不亦宜乎攝
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與改作之過約文中意杜臆斷之
情言每執說理非宿構觀錄則乃應敵然然後動縱橫絡繹忽
恍言實或禍論而不窮或清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
得索乎不可得則事而非是九相關對隨理詳說而有詐于犯
...不可毀者...者毀故為...

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敵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小有大
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
耶斯則褒貶之事從佛教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得見佛說
而信順在我語而斥道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
恒信失理之徒率嘗有計豈不以三修未極六師懷恨而蘊涅
槃妙法永不宣初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
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
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
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

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二明道論佛三

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洗
離群之心可毀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
息諍則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
諍矣然此者之心說於中論不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不偏在
一偏也白雲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靜守幽
室者固非為己有制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其
意雖通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能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
內其以兩望之客唇吻縱橫之士奮鋒頰勵羽翼羽目張膽披
靡其言異家行則諍竟何聞隙地莫短長與相酬對權其輕

重豈得默、無言唯、應、印、必、須、拈、換、同、異、發、摘、理、瑕、忘、身、而
弘、通、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
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辨、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
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
世、間、所、重、法、師、募、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
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
虛、設、中、道、心、之、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
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責、言、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何
為、獨、褒、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

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徧著為失
言無是非消彼得失以正論論為勝妙若他論所不及此亦為
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
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為得棄他人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
是諍論答曰言為心使心受言詮和合而直鼓動風氣故成語
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苦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
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譽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
輩非一聖人所以由陳教深致防杜說現在之殃咎叙將不
之意害生

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
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
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
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我劣則聖人劣聖人之
優劣蓋根緣所宜示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
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
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說而使我謙退此謂
鷓鴣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數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
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内外子所言湏諫諍者此用末

而故不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善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貞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徧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以夫居後而皇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為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也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

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借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行永離而任於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之不脫慙然勝之難離故殷勤教詔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之類雖麟角難成形象易失寧不得反覆選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豈掃他物而欲分別也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踈矣他人者寔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觀安得肆曾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眾水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豈豈逆物哉

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之乎
堂之乎豈復見有諍非非無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
無諍吾俱申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
子弟疲唇舌消畧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具考真
偽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
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
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虞人之物
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
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足
以行吾道云耳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
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
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

下論才補 卷三十四
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桔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
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
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
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
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
仁函人者不為仁率是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功也易位而
慶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
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
首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
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
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
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
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願乎王母
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
若榭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
輿之盛也瓊蓋玉華不若王圭之潔也而願為匹夫所囿納虛

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為秦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然後稱快哉

古之道術論

李元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歟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即其且古今而自成入

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主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于宗神人得之不離于精至人得之不離于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為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為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為道術者非累于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于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于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

道術有在於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一之為人大多為已太寡而宋鉏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謨髀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為表以虛空無已閔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礪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太山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

數一壘與太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成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求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浪迂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潑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

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周蒞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達旨論

崔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鈞深於玄淵仰深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鄉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大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

材求鑄錡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
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
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胡為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
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
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
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
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
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
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

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
播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
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令臯而臯陶
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
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動景襄
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
其無事則躡纒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
救俗乎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
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

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疑家々有以樂和
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
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
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
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希拱把不為之
數攸々固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
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
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

牆而樓厦叫呼衛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
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執時利合而友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々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
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
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
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有昔孔子起威於
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敵於疆禦范
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
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庶於壺飧

宣孟收德於東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真於門女顏回明
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
之所序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
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
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王率然高舉遠
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
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
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
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

言才權 卷三十四
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
謬於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悅于目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者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于
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
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
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
弼之臣危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

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
殺戮賢臣親近諛夫詩不云乎諛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于主上之理即志士
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
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
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
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盡危按度得失上以安主俗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亂賊是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

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積然悅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鮮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闢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園囿

空虛焉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
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
之楨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知有小人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
知而無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
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
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
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
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之明也故
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

古詩大卷 卷三
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競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焉遶天下以求天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也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

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屢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
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譏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
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
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
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

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于辯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于陳項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于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睿慤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兩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商及中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王亂亡者亦如之焉商王之惑褒女也妖始于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于社宮叔孫豹之睽豎牛也禍成于庚宗吉凶成敗各以

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歲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闢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于靈景酷烈之極積于亡秦文章之貴棄于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于規矩之內閭閻于洙泗之上不能過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

厄于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于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于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于待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于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于蠻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卷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于一主歎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糞憤不亦過乎哉

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于雲則雨旄沈之于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于主獨立之負于俗理勢然也故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成其名而歷謗議于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望之興于殷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遽逝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紮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耿耿然自以為得夫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

順命論

董仲舒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而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鬪甚而已名姓無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

而觀也雖閭且々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緇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浴沐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命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享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

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臄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

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
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
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為天乎臣殺君子殺
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
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天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
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為聖人之言而常而災立至聖人之
言可不慎與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
也

運命論

李師政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之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為謂
惡無傷而不悔然有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
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夫災發矣期貧矣願回天矣冉耕
疾矣或後之陰言言乎及於後方或譖之壽考者不稱而沒世
仁而不壽富而未仁言其之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
不以人且夫命影響之之常殆難信乎有啟善行而不怠者嗟斯
言之長意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
致善惡當收其誠必非失慮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

其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述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
其年考于人而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
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
夫大覺而通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
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
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觀羅紘于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
行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
無以釋皆親沈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
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

源於焉古辨六種之行表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骸之業
豈可馬人鹿而神又生鳥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能
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
千變業各異而随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
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功而無
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
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
操索而年妖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其
多端而交加果過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

娥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
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
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
功勤可記而祿不及于介推或答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常
資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
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
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
才命並隆傳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
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

辱而後榮卸通始富而後餒非初訥而未辯豈昔愚而今智由
果熟而黍來以福盡而迪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
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徃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
矣若言業縻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鮒之澤此
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蕪達其旨而遣其累進德
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籍今
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
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
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

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于無轉為德為咎唯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經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盲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隍滴水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

水之襄陵唯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蛇于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于天際此不定之業也却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無慮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于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于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于人矣孟軻于魯不憾

減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恙伯寮之諫則謂人之不可責于不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諱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效金玉之高行無悶

于陋巷之居忘懷于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啟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觀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羨蒸為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踈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唯施于一生言罔及于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耻辱與刑罰然

述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竝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餓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于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盱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

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于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奸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于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此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於火宅運六舟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

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足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辨，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推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之乎。

辨命論

劉峻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馮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詭說謹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鳥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堯之豈
度劉之志堅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仇馮乎大乎萬寶
以之化雖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
天之命也定乎冥然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于寸可長則不
可定之于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色未以放負之世浩浩
兼陵天之之時然金石又公定其尾完不絕其根顏回敗其
策萬冉糾歌其萊首夷叔楚淑媛之首于輿因滅倉之訴聖賢
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自浮屍于寸流三閻沈骸于

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鐵羽
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近世有滌國劉于于弟璉並一時秀士也于則闕西孔子通涉
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
竦不雜風塵皆毓德于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符微于侍郎
位不登于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心言古則昔之
玉質金相英髦秀逸皆擯斥于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微草木以
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煙滅而無聞者豈可
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猶墳之與黔婁陽

文之與敦洽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衍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窅窅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之罷躍謂哉象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矣唐檀奇響見彭韓之勃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紋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方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虛頌賦理哆嗚顛顛形之異也朝秀晨

然危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曰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于十其蔽一也汎辱日角帝王之表河日龜文公侯之相撫境知其將刑歷紐期其肩綠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于前期其于後業之謂也昔者及鍾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請求測符圖之象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鹽我師房梁年雖河鯨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聳若雷震火炎崑岡燼石與地俱焚其蔽三也艾蘭共盡雖蒲夏之英才伊顏之若庶焉能抗之其蔽三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帝伯元子孫
長相如卒于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縮錄之鴻輝
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
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淵原見棄州卻設令忽如過隙渣死
霜露其為詭耶豈崔馬之派乎及至關東四列五鼎電照風行
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若時有定數天命有
主誰曰一奸若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
而二舜升一受生而三稷庶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聞主象
而四不接其是使五渾敦六托武于雲

臺之上伸容庭坐耕耘于巖石之下橫謂廢典在戒無繫于天
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安安鳩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
報為仁義雖大風立于青丘一鑿齒奮于華野比于狼灰曾何足
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瀝洛傾五
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于中縣與三皇競其讖黎五帝角其
區宇種落繁熾充拓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
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為貴
賤為貧富為治亂為禍福為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
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朱均才絳中庸在于所習是以

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于仲尼厲
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于
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和正由于人吉凶在乎命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帝股自翦千
里耒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于公門高以待封嚴母掃
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怠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備善
立名乎斯往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
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化庸愚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
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厄

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雘不卷閔宣祈雨雉鳴
斯者于中種德不遠勳華之高延年殘獲未甚東陵之酷為善
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為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
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窕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
謂歸先王之盛明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
正体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

未足憂其慮不克詘于富貴不遑遑于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
過之文乎

自叙論

張充

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
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紛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
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
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
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壁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
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
岸踈凝情塗捐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
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王沒於訪珪之辰桂枝於搜

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
哉若夫鷲巖單白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
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縈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前休亦以
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霧高卧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
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
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
渭川之賦傳籍籍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岷西百姓岱表一人蘇
而才折而合不能守王族所知已豈時人曠若蓬客與於屑侍
之

安身論

潘尼

蓋崇以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
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
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
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
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義不虛行
也行必由于正夫然後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
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密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
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

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
苟不侵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
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萌危言及之得不惧乎然
夫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爭寸說智抽鋒擢穎傾側
乎勢利之交馳騁乎膏塗之得則有拜恩之糾野有結綬之友
黨與讎於前禁身扇其後握權則起者鱗集失寵則散者尾解
求利則託列頸之惟爭路則構刻骨之隙于是浮偽波騰曲辯
雲霧冥冥昧譽則又異實而為美者年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
至乎愛惡相攻與怨之深則君子務能小人

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
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于私欲
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
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避災也故犯而不校知
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
慎言而不適欲故言儕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
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
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
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

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
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
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
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
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
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躰塗足畊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
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橈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
得與之比逸遺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
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執審刑名峻法制文辦

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道也者
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
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
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
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
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
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
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
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

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擇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躰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感哀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退身論

李德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干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晏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方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謨其身猶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于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

不可以忘戀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馳
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
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自三公鎮于
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
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耻同種斯之不
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
寵以招禍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
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
矣于文舉子三以靖國隨會避卻子以紆亂皆保其安矣若小

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誌五湖之
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退身 李

謚法論

鄭樵

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輿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為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

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
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
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未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
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
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為謚則天子亦可以為
謚矣若父侯可以為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為謚矣若師長可以
為謚則父兄亦可以為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為甚經幾百年間
而後蘇子闢之免取累王以命名舜取濃華以命名禹取于獸
湯取于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

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
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為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
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
大者

謚法後論

鄭樵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員設而非豫為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于此况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

可也奈何詩曰嗇矣能言巧言如流而云
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
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
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
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于終始
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于義安乎取並后
匹嫡之義而為並取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
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篤終論

皇甫謐

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
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
雖未制壽然嬰灰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
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
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鬼無
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
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
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

古詩大雅 卷二十四 四
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與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于秦始皇如令竟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剥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

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因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痛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蓆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

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遺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剷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竟爽與元氣合靈真薦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

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竟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革終論

劉 歆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鬼神
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
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為生
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
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
微是以勸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
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僮役死為休息尋
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

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用人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機於是乎可息夫

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

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
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
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
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
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
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
不須復魄盥洗而歛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
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
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歛訖載以露車歸

於舊山隨得一地之口為槨是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
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
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
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論死論

王克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機智者已敗矣所用為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

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毆傷諸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令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

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疑為冰踰春氣溫冰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

氣夫春水不能復為冰死魂安能復為形妬夫媚妻同室而處
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
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
也

訂鬼論

王充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歿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
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
不畏懼故得病寢在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
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
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
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
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因劇身體痛
則謂鬼特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鑊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

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
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
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
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闌獨卧空室之中若有
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卧聞俱用精神畏懼
存想同一實也

原祭論

鄭 衆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
德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
繼天為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
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
越祭祖禩而已是以神不詭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
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孫而又罪於其
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
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

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難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為已也有天下然後祭太不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為已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為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饗况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於秦拔莠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

熟於聞見為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為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奈何

短喪論

馬端臨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訛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勝文公問喪禮于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為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比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

固無可考。然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草率。乃至草天下，皆終重服，且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寒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欲舉便道，之畢制紅禪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謂方喪三年，所謂為天王斬衰者，亦以資于事父，以事君，其義當然。然禮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妻，謂之適人，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為之。然則古之制，必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

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帝矯其敬，釋其重服，而為大功小功，織釋其久臨，而為三十日，詔語忠厚，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特之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為遺詔也。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亦以三年為期，亦以葬後為節。古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諸侯，葬丘，以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浹梁，則書以晉侯葬，晉獻公卒，既葬，未葬而遇弒，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

言大楷 卷三十四 五
急于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為

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黜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為漢家之法耳

短喪 馬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

古言九卷 卷三十四 五
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
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
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
者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
衰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
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
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
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
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

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
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
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
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
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
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
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
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
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

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
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辨而行壙成而葬未
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
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
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
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
具官司馬光述

薄葬論

王克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
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
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
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
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
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
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

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辨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之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

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賁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歛孔子聞之徑

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惠也惠之所由常由有所貪與璠寶物也魯人用歛姦人憫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惠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疆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教著可聞則璠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異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絕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

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

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免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王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入如謂杜伯爲

鬼則夫死者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
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
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
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
如斯可一薄葬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五卷

藝文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諸念修德祖甫編次

文章流別論

擊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
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
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
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

德者謂之頌其餘則摠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于戈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劉相如

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々鷺々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為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々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本紀論

劉知幾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經紀庶品
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
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目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
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
行終莫之能易也然迂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
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享者罕詳其義案雖自
后稷至於西伯羸目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
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

承周赧使帝王昭々益于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
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
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
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
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
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
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体猶春秋之經繫
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
才登帝位國不虛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

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
直序其事竟不編年七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
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
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諡間廁
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叙天
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
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
諸帝書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為傳
休有其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六書叙論

班固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
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
曰太史試學章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
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

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變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閻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畧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夫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六藝叙論

班固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
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
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乾
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
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
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
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
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

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河圖論下

鄭樵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本於此而不偏廢者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地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可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圖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不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于右索象於圖其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古左契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索學亦難為功雖平日胸中有千

章卷及寘之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
未嘗棄學圖書誠以為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
易守天下難當衆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
守計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
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
名分有別且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間武夫役徒知詩書為物
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者若非圖書有在指掌可
而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然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
不廢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

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既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
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何為其然哉歆向之罪上通於
天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群書分為七畧只收書不收
圖藝文之目迺相因習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
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
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為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
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群書失次王儉於
是作七志以為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
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

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散圖而歸部錄襍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亡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散散則易亡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求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不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辯騷論

劉勰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驥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咏亦言體同詩雅四家

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
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
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
之旨也鮀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
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
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鸞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
傾地夷羿殺日本天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
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為樂
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惟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
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本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
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史論上

蘇洵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擣抗擣抗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心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

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
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
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施善而
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說斷故本周禮以為凡
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
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雜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義吾
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獲其善其善狀
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
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

而之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絕一世一家
行其禮樂雖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說者數十百言之中
必有其善者使之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不有然哉吾故曰史
之善者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者法也法者正者也然而
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
待經而正者得史則經雖善其口體不相洽而用
一規一矩一準一繩一經一史之善者法也法者正者也然而
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
待經而正者得史則經雖善其口體不相洽而用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
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
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
之傳庶頗也議掾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酈食其也
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皆
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
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
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庶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

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
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還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
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慕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
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
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
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
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一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

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羈盟上國也春
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々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
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
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
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
或廢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
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

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
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
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
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
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
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
親之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
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

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潛也不亦微
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
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
知權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
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蘇洵

或問予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國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
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
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旣陳議矣又
欲寸量錄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
焉遷之辭淳健簡直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
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
鄭吳越世家多在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
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

夫... 錦... 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
 則錦... 之不若... 之書無乃... 乎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
 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因涉... 之
 名不若... 讓美於談吾不知... 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
 所謂太史公者... 其父... 抑其身耶此... 之失也... 因... 自... 割
 ... 之... 以足其書者... 乎且... 與... 不... 誠
 ... 而已今又... 他人之言以足之彼... 言
 ... 皆... 其目... 然... 記... 於
 ... 自序... 也... 因... 非... 此... 之失



... 之失既爾遷口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 實巨
 壁... 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
 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梁之酷吏鄭象呂強以廉
 明直諫梁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髯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
 仁厚義梁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
 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
 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
 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
 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

古詩大雅 卷十五
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意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諱譏固失而諱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務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史論

劉勰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聲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同此又銓

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苟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傷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迤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欲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

也茲慙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隼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弁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班彪

代前書所人皆有史官以司興籍暨於諸侯國自
 子曰是之謂杞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
 丘明而著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漢書曰號曰
 十篇由是乘倚杞之事遂南而左氏國語者五有紀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二十五篇
 春秋之說七國並春秋并諸侯制也國本二十五篇漢興定
 天下本春秋左氏傳紀年時也
 史公曰周禮採左氏國語制也

而十篇

不經傳分

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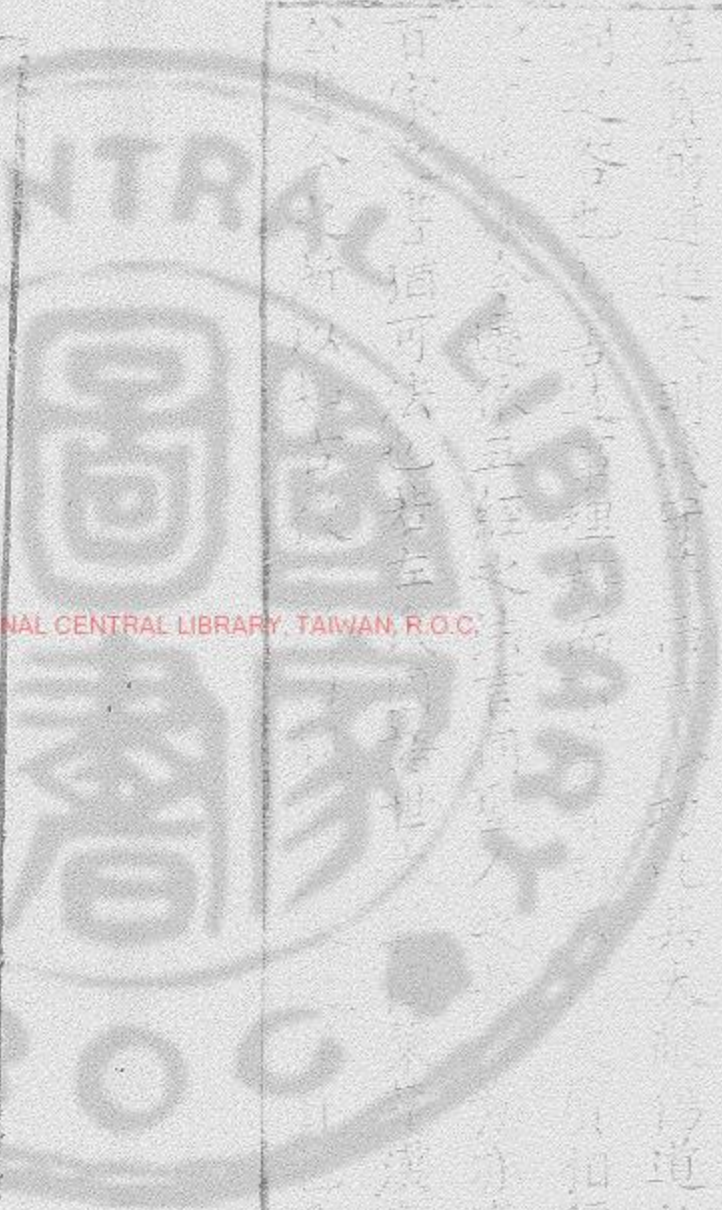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其不為其

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造
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
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各
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
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
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
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文苑論

唐太宗

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
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
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
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
善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
覆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道邁夙
備成德稱為貞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
卑位繹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

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
時彥曹毗沉研祕籍踈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
李尤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
學藝優瞻筆削擅竒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
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
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文苑論

李百藥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
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
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旣没文
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
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
回顏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
子波駭雲屬振鷺鷥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
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

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
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擣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
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
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
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
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
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若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
鑿之姿窮竒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
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

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
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遘懣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
政垂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
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
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戒
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

文體論

庾於陵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與正背
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
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拾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
翻學歸藏湛亡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倚據
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視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此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
賢可稱則今體可棄俱為盡合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
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兒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

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吏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
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
短謝故巧不可措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
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
暉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
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媿妍
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
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楮無
情任其槌斲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

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
周昇遠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
者非第而推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權辨茲清
濁使如涇渭渭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
鼠知慙濫等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顧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于君子之庭詩人羨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

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
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狗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
太甲靈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
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
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
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
文太顛閔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
勝其母唯蒸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

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是故不可廢、文則廢天
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
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
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是故不可廢、文則廢天
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參也郁
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
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文學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
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平愛嗜機兒殊門
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
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昶適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
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
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
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鷺諸製四言
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

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
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
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
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誅起安仁
之塵頰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襄僮約束暫
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
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
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

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
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放心閑
繹托辭華擴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允准的而踈慢
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
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
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
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
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

下論月權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誣輕脣利吻不雅不俗濁中曾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湫迤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頌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壁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

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造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藕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

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文章論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洽化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運以宮室車輅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為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况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



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待而見矣古人之
道若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使聖人之旨復新
今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
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
以人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
體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
賦判章而已唯整病忌淫為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之者
深以為然悔其近者為袂而行之者亦未之謂人也且文者身之
飾也物之華也字言之曰飾一曰華也何足以觀其天

以日月星辰為文地以江河淮濟為文時以風雲草木為文象
庶以冠冕服章為文君子之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于千
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言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
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能
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洽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
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益為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
日習于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
易知易從莫尚乎質弊則佐之以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
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奢國儉
則示之以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禘襲之煩也儉謂易
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
質則儉，則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
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
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

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思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者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歟前王之禮世茲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乙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

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脩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得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與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圖圖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專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

古詩九卷
卷之五
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
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窮賞罰故曰殷周之
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
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
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
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縛祭
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
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
敢差失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褻叔向不忍

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夾之信而陳僂句便不仁之人萌其
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
習可也則煩潰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非民之多無聊
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
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
其不遜也寧周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載文論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
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
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
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派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
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楫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
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
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

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文註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

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

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輿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息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

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為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輿觀魚藻之刺而知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鑿冰為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躬自起居

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
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
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
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
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章孟諷
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歲於
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
何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

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
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
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
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
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前
者可不務乎

典論論文論

曹子植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璋東平劉禰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馭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

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者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

第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晝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藉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寸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經術論

荀悅

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于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于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于是微言絕群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薦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屈者而不覩天明

古詩大雅
卷三十五
守冬株者而不識夏麥非適炤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
兼而善之是大田之秀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
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下和之所痛也
故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
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與叔絲摭而新義分
方九流區別與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
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議董仲舒各為
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春秋左
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祿父象亦應陰陽變化之

我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之言易者恒傳荀氏學而
馬氏亦頗行于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
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
好之然希各得立于學官也

表章論

牛希濟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
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
尚簡要質勝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覽夫聰
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
之道非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借
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况
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
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

不授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瑄表朝廷以為便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免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道理者明儒尚且杼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寘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杜甫李白詩體論

元稹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豫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

間爲文往々橫槩賦詩故其猷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
極於古晉世風驟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
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
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
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能文者互書而又沈
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
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功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晉魏
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
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詒沈宋古旁蘇李氣奮曹劉掩頰謝

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
而使仲尼考鍛其肯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然無可無
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
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肆擺去拘束橫寫物象及
樂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去凡近則
李尚不能歷其藩籬况堂與乎

正聲論

鄭樵

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放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

以形之歌詠蓋主于人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已
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彊生
分別正猶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也且古有長歌
行短歌行者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大儒也皆謂人壽
命之短長當其時已有此說今之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於聲
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義之美哉
直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其為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一曰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
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

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若謂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
作失其辭矣縱者謂之古物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
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
漢武始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
莫不以聲為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人泥
於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觀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利
然則述公無渡河慶載歌乃引烏丘八九子賦雉子班者但美
編豎錦臆歌天馬者唯叙驕馳亂蹋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
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

意者蓋鮮矣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也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日替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聽而善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至唐能合於管絃者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不幾於亡乎

藝紀論

徐幹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瘠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

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衣裘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實中

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王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祿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讓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

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
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職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
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者心之使也仁
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
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
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
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論贊論

劉知幾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
史記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箭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
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
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
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焉論者所以辨疑
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立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
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
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略其有本

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于長淡泊無味承祚濡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益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忌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僂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驂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

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庠脩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八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腫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約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脩紀論不殊徒為再

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唐新脩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蹟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者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

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摺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編年紀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衆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星極辭不足以壯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

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參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騁才力焉又編年之史束於次第牽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為尚書左氏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媿太初以來千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

律曆叙論上

范曄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義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為志而元帝時即

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常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首之正也故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

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予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于歆所奏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姑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

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而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于準為尺不盈者千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律曆叙論下

范曄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遶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日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朔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晝體伏謂之晦晦朔令離建斗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

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馬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馬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朏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管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銜隣于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番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番番而後逆逆與日遠遠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後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拯民事立閏定時以

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剗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
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于上頑愚之史失
之于下夏后之時義和淫泆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
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
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
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
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
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
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

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
能事畢矣過此而徃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雜志論

劉氏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疴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輜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

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者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郡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

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榭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深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貞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筍

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臣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竒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謂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曹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郡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之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蕭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美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唐書藝文志論

歐陽脩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
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
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
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
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
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
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

唐書藝文志論

歐陽脩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
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
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
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
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
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
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

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闕博各盡其術而怪竒偉麗徃々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竒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益五六也可不惜哉

讀書當觀其意論

鄭樵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為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群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虜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放蕪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嗣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君不足以為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

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為無益于治皆所不取烏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為敬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為太甲桀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于危亡則為大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

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六卷

技術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周憲昌

甫編次

秤星經論

晁公武

秤星經三卷不著撰人蓋以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等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正在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

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氣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意求惟氣孛無稽而術家獨以為効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木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

珞珞子三命一卷李獻臣云珞珞者珞珞如玉珞珞如石之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水火金木土禹曰辛壬癸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於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于其傳者也呂才稱起

於司馬季主及王充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利劫殺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前矣由是觀之視他術淵源獨遠且小運之法本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本于史記孤虛之術多有所自來故精于其學者巧說奇中最多

伶官論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
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祖函
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

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方士論

李德裕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商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守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吊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懽樂以極馳驟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鷄之求息矣魚龍角牴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亦庶幾黃金可成赤霄可上固不在于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

嘗于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詭不誠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問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為之隱身崑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銜其術面欺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藥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以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維延娑婆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

方術論

范曄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者物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惟牒玉策金繩關禱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戾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違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慶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

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焚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砥或同若乃時之失急書之失極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今

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卽顛咎徵最密餘亦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執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定命論

顧愿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運命竒偶生數離合有自来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

古詩大觀 卷三十一
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崇
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
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
痛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厄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饑席義
枕仁徵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叢
迹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
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開泰其神冲緩其度不
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
何為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

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
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閭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
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寶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酒
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
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
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
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選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
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天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
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

一原夫治世非養生之術咀劍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合齒膏梁時或嬰患深淵垂傲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縶其枯而俯仰竿頭終然離沮爾乃蹻跼橫行曾原害交湯周延世謂色絕緒吉凶微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殘頰梁野之言豈不或妄哉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放注放已該漢主親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頌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焉旌善之文華子高抗多慮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之殊空均

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質貽談豈惟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瓊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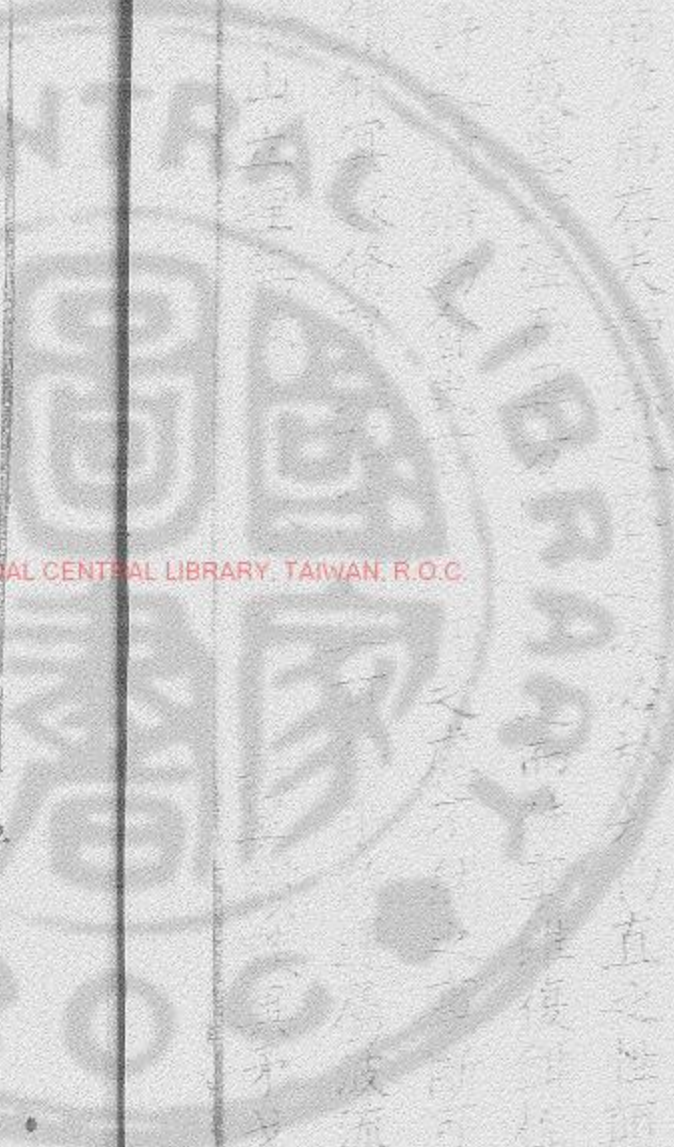
謂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敵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誣言疑明以動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岨嚴兵猛兇無累爪牙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

有息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遠躋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遂巡弗獲履危踐機匱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邁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獠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猿逸而林木殘積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據道為心依德為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

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為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令弛棄纖紈捐絕梁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青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

連類若斯乖妄茲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為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師循訓範若籍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情布末懷畧言其要若乃言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擬率由踐越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

...所...無假...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
...運...命宜永須...
...直之性...不可移...
...復...
...無防慮...
...何傷...



開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霜榮塗施提飾...
...以充節...
...感効...
...即末以為用...
...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
...數冥合神運...
...亦運之所漸爾...
...亦由石雖可毀堅不...

可謂丹雘可冀夫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
力疲計亦寔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中名案云可不可也... 必隨之必心有共動而神有交知則有先見也... 知其所由申叔見臣知其寤妻而過也... 人事耶則周公風膏之災宋晉有三金之福以為知人事耶

言大權 卷三十一
一曰神書
必有弗榮之應魏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
言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
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
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
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
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祖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
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
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

古語大權 卷三十一 十五 卜論卷一
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
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于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
剝而腴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
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
之腴其肉鑽其骸精氣復于無物而貞晦發乎焦枯不其妄耶
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
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

古論大權 卷三十一
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于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于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益不祥噐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噐械必繫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膾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噐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束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

鼓而舞之謂妖祥如吞寶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烏假夫蒼龜乎又烏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筮論

王充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有羊腓可以得兆菴菴菴菴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著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

言言九卷
卷三十一
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
知欲問天大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
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
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
為光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
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
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
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

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胷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
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
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為可兆數不吉或兆
數則吉意以為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已之神也
一身之神在胷中為思慮在胷外為兆數猶人內戶而坐出門
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為兆數不宜與思慮
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有生之顛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
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能相荅今天地生
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國死著之莖問生之天

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人也按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

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人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竒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

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廢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為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

之夫見善惡非天應者適與善惡相逢過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言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言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通通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論入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道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

古詩大義

卷三十一

卜筮

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甯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鬲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鬲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

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鬲折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鬲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

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
 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
 者不見兆者為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
 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遘占者曰凶太公曰龜遘以祭則
 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
 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卜世論

孫 郈

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
 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
 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之於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
 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特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于利民
 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邪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
 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
 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
 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

古詩才卷
二
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著龜論

于 邵

筮生靈之縕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
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
卜職或掌三易以辯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
背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
歟夫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辯吉凶
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蒺藜終驗齊莊
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
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

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翳蒼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頤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疊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龜策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爻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

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索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慶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豫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

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宄亦誅三族夫揆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及常嗜欲乖節故虐寒痛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垂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異桃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雍祝之傍簫聲猶

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晝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饒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揚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辯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

合會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為甜桂心為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庖數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意意政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浪酬塞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肓痼與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麻鹿藿止救頭痛之病麥麴芎藭反救

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較下醫者忘志於玄都揚已名於綠
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無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
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鵠於權衡活萬魚於池
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藥石論

張懷瓘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
肉多筋少之法薰猶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
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
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
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
卽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
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墜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
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能縱橫偃亞

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脂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復無像神貌懵昏氣候茂然以濃淡為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人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曰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叙事潛办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

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踈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踈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况它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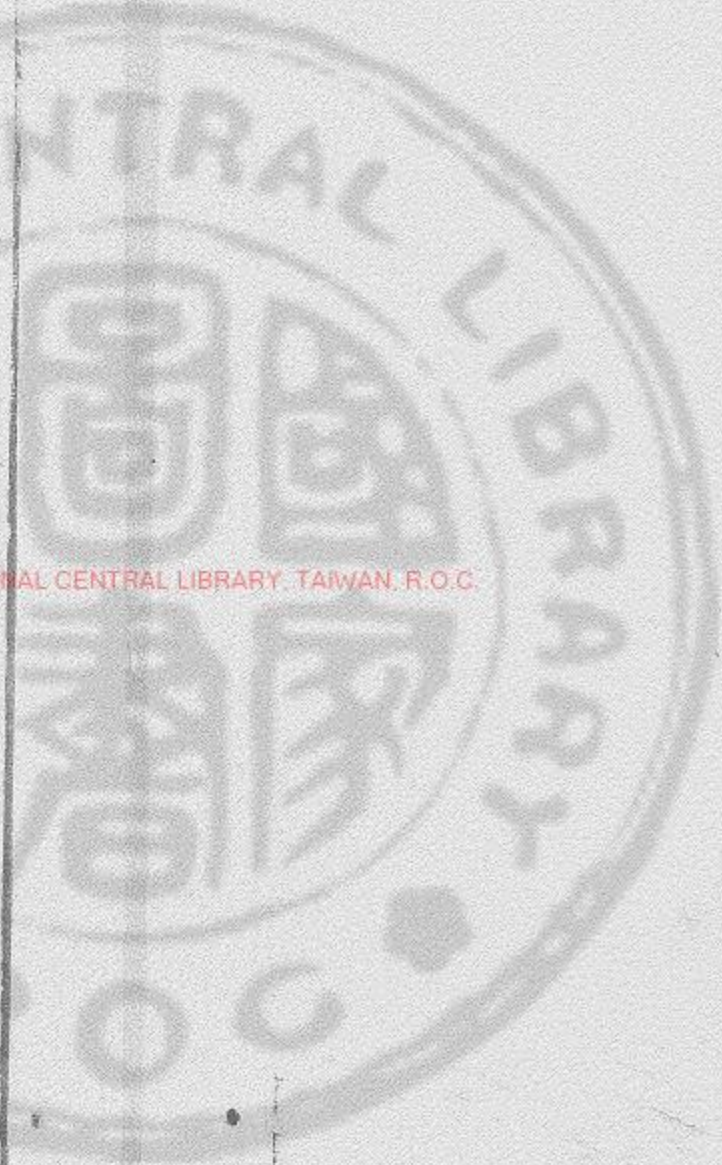
一行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
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而怪當
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與學校廢而禮
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
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
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之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

脩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滅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

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行禘命塾書論

呂才

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
 諸大壯建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
 卜惟終舍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于近代師巫更加五姓
 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
 凶以辨姓為宮以趨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
 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微細不別驗于經典本無斯說諸
 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信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塾與經

云黃帝對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遇姬姜數姓
暨于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卨霍魯衛毛聃却雍曹滕畢原
鄴卯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
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乃分枝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
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
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
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謂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
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

而不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
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
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至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莫
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勅紂宋景修德妖孛夜殺學也祿在
豈待生當建王憂動損壽不關月位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
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何堪之上蜀郡
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
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據長歷
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

古詩大雅 卷三十六
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驛馬
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羸弱身合
短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衛甯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
險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
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
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改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
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當祿合奴婢尚少
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
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

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虛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
祿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
且時生亦當祿空亡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馬尚隔四辰
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感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
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禔考文
皇帝皇大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
孝文皇帝背祿背命並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
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
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

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于常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并劉濬並為篡逆以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欽聖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槨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通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

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窳窳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于將來泉石交侵不可逆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于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壘法或選年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惡者利其貴賄莫不擅加防害遂使壘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于晝夜之感感于男女之化三光運于上四時通于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于斯頃也至于喪壘之吉凶乃附此為妖

古詩六卷

卷三十六

三五

古詩九卷
卷三
三六五
妾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乃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欲使同盟同軌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識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屬上亦大事用日出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用黑大事用昏時葬玄

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日出而壙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壙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壙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

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于無窮苟德不建而人無據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于魯不閔葬得吉日若敖絕祀于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茂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分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

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若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安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蔭而受吊問或云同屬忌于臨曠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于斯其義七也

草書論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
獻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隸
蓋草書之為狀也宛若銀鉤漂若鶯鶯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虫
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彙而桓；及其逸遊眇
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冰宸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
相繼棠棣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
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擗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
廉宮隨體散布紛擾；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蛟獸嬉其

間騰後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黨而不群或若自
檢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薦藝之彥役心精微眈此文憲守道
蕪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
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屬溢越流漫忽班
班而成章信竒妙之煥爛體礫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于純素垂百世之殊觀

張旭草書論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
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
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
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
張旭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窮窘憂悲愉快怒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現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晏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黃霸受道于園圖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

名故山南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
不務經術好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
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
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
物徒慕易行蕪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
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
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
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

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
子之居室也動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循肝
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
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
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
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
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言九卷
卷三十一
奕
四十一
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之力用之于詩書是有顏
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
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

刺客論

蘧 轍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
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翻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
皆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
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
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
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立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
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于莊公公用之
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

古詩大雅
卷三十一
四
三戰三敗沫以七首叔齊威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戴
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
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
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滅下
齊魯盟於夾谷皆以要盟不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七首
叔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燕侯盟於柯足以知其非
要盟也是以削去漕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七卷

諸子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再選

海虞趙祖美叔度再編次

諸子論

劉勰

漢成普思子政讐校於是七畧萃非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鑿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矱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間喪馮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

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狐獮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禦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校尉繚術通而文鈍鵠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其義情辯以澤文字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泛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畧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辯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直其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息然其君臣上下之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刑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
儀表也主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于大道之
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
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
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物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順則無
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
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丈
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斲飯土簋飲土銅櫛梁之食藜藿
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蓋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
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
貴賤壹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幾雖

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及其意割決于名時
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君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寃萬物之情不為
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
曰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道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
聲者謂之窺窺言不聽奸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
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
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
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

莊周論下

王安石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稽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

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七而後喻說說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遊也

莊周夢蝶論

李元卓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為周奚物而為蝶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為周遽遽然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視交之寐而為夢之益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為物或然而惡一復為人忻然而樂物固矣足惡

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為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為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為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為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過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于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意舉世皆保天下一夢也樂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妄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于此不然彼致道者

疏以通其殫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及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于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

庖丁解牛論

李元卓

即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游刃解牛于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為不多疑若敝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硯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為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

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
導而大竅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
自宜况大猷乎以是秦刀驕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
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遊
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于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
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
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踣而
踣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
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時有見乎之心則有解牛之累

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成更刀族庖以其折
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圓
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煨而堅
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
為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
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
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
生之主次養生于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圓于形體
之累者不能遺遺物物皆一列于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

實守其真物靡及于外境之起其生無不為矣惟內無我者故
無適于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于至一之域夫然
是適而游于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
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象罔得玄珠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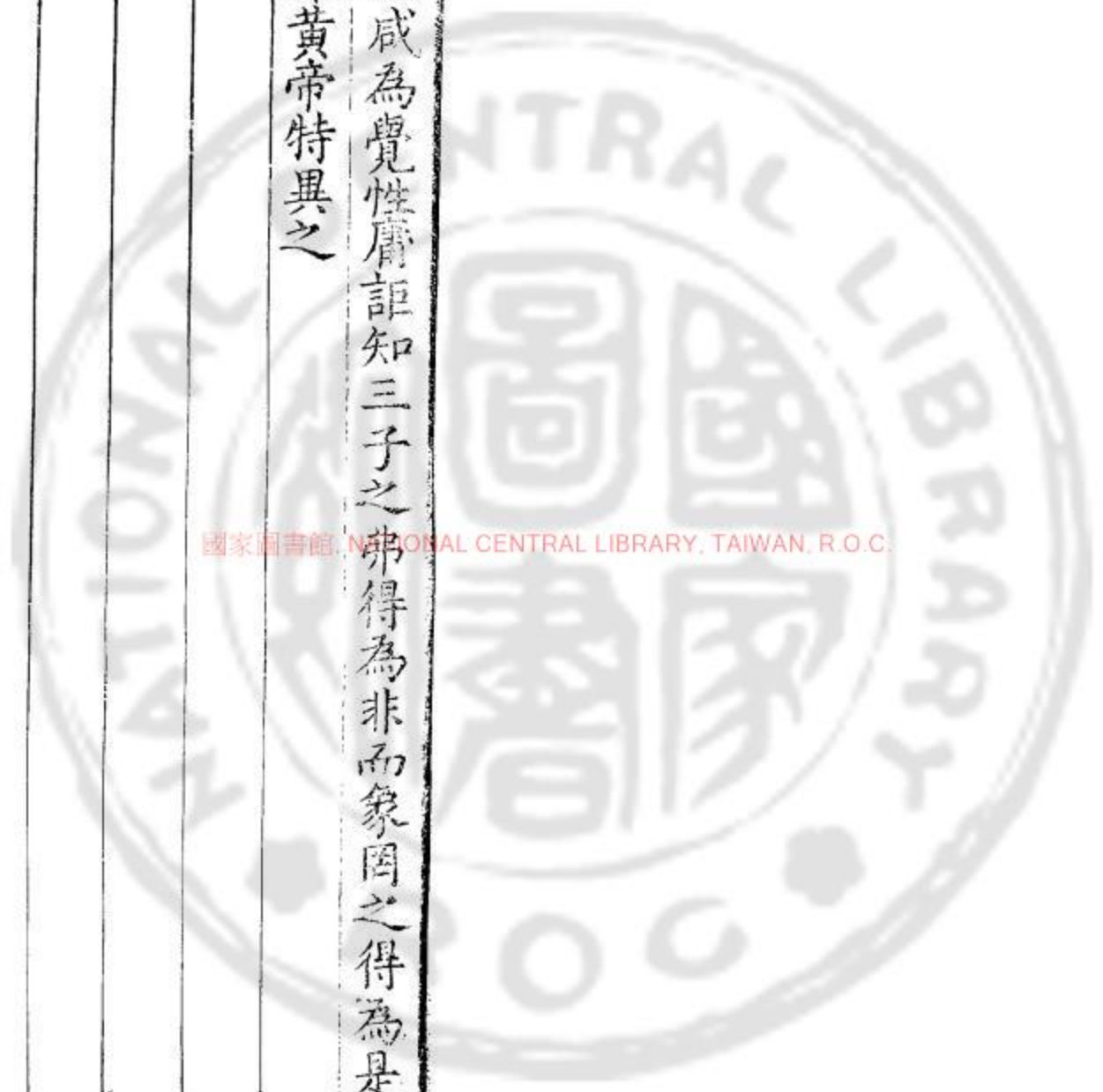
李元卓

赤水之北源會陽而不漲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况性之
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
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偽遂逐大道玄珠其遺乎然
性不可目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
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于者智窮
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
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問於眉睫遠不
離於象先派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

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

而咸為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為非而象罔之得為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而咸為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為非而象罔之得為是也故
雖黃帝特異之



醉有墜車論

李元卓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漉題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遂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揆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為一。奚

論九卷

卷二十七

十一



物而謂車異物而謂人異物而謂墜異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眇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羨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為異往而非天哉

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讎者不折鎖鑰又次之以忤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况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莊論

阮籍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頽乎泱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烏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于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鑿整飭疇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々然步臆々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臨作莫宵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

平謂之二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濟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体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凶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体也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鴉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太太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

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或作焉數斲物一作相和忽為自已夫雁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先生無變而龜之見室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處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惑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一作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稟焉而已無所逆之故

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闢而詹子不
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
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
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
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
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于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
視脈脈亂次而退蹶跌失趾隨而望之耳其或作後頗亦以是知
其無寔喪氣而慙愧于哀僻也

廢莊論

王之垣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
宴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
構之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蕪忘應
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
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
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
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
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

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惟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天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而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

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却鄆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壺之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廣廢莊論

李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其辭折其辨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遽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詭于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憎之或有曲為之說使兩合于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悟荀卿言嘉

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為之廣云世多以莊子為玄奧吾獨以為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萬余言然撮其大指舉類而證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幾于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心也必馮于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于虛也是以有無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有用乎此言假四旁

之無用也以自踰其虛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埏埴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于餘也不可用之無用者苗之莠粟之秕也今莊之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于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也稱屠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于為薪皆在生得納養之和壽矣故識滅裂鹵莽者責任席之上設食之間而不和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柳之銘修短必有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

養哉其理自爭舛此所謂研幾于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以為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和爭歸于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于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反以為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

孰行仁義禮樂于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于人物有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于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已者言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于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與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于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為之法訓而峻為之行而人竟學之亦是爭勝已

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燒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固整之溝以注之長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於漏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為火固自燎矣無溝為水固自流矣若以器以絕燎數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為賢聖為人固有所養矣不尚賢辨聖法則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之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于天機歎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其于毀溝

世庶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

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燄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起下也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皆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為火固自燎矣無溝為水固自流矣將欲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有失宜耳無賢聖為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俾聖法削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亦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遂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于天機欲純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冀何異于毀流

壞竈以止水人者乎其術一何旺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于季也為天命為因任為性情為說說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者不知其與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說聖賢法本海王生歎發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素之不亦陳乎夫寄言者若夫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管鼠曹商以鼈痔遠其趣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塞趨之所寒則託以寄言而免也予俯至人得曠氣之舒肅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學天地則無外死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色若孺子者公為虛誕無足詰焉

任子論

馬端臨

按任子法始于漢而其法尤備于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廕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廕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廕入仕之人何也蓋西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廕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

物改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西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癩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廢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楊墨論

王安石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為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為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

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揚子之所執者為己為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揚子之道雖不足以為人固知為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為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揚子知為己之為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

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為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揚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

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

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慙黷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為之所也

孫武論一

蘇軾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于用而難于擇之為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于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

言方觀
卷二十一
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
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于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
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於水之曲折
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
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
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
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
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
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

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
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
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
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
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
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
作故曰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
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
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

古言九觀 卷二十七
天下紛、手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二

蘇軾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

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

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旌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旌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以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以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

其上也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
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
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
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
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擬公孫龍子論

崔弘慶

公孫龍者古人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年歲
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遊于汝陽有宗人王先生名師
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澹浮沉罕有知
者僕過憇焉縱言及于指馬因出其書以示僕凡六篇勒成一
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生名玄最字通元從容人
間虛談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
之辦何如僕曰小子何足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
論多矣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

而易之歎其可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樂身心之道達而已家國之用足而已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嘗蕩也今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今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辨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怯其術空其義柄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也抑可以為聖人之理不足以為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觸類而長何必白馬石猶存其理乎故曰因是論之也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為易矣達其意則不足以為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辨而

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公孫之意排合衆義培勞群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述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辨能為龍之所為乎僕笑而荅曰使虎豹之力移于麋鹿固為虎豹矣使鴈鶩之力移于鷹隼固為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于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

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于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
遂和墨襲紙援翰寫心篇卷字數皆不踰公孫之作人物義理
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不就以
事源代迹皆因意而存義也以幸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
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
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而擬正也或曰
數陳色或反色在數或兼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
所不及也發沉源而迴驚濤襟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古以知
其用心也

擬公孫 崔

李咸相壺子論

李元卓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
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
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李咸
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
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
福禍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
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
在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

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
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
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
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
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
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
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
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
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
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
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
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
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
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
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
役見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以此季
咸所以望之而乖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

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
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
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
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
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
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
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為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
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
惟退藏於密故能言古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救然以天下
為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
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抱朴子叙論

葛洪

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聘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鷲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磔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躡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之藻稅之樂

也故權貴之家維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
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
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
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
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於翰墨蓋粗
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半過矣豈謂闇塞
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罔孔莫信
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真止故余所著悉言黃白
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
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
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
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
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于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
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
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

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譎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

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荀卿論
卷三十七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荀卿論

王安石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已仁者愛已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已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已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

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

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也

荀氏在軻雄之間

陳傳良

士君子之論人物不可無一定之論也無一定之論而依違于
是非之間將以為是恐天下或以為非將以為非恐天下或以
為是非可否雜于胸中而未決于是立兩可之說而介乎是
非之中使天下後世聽其言而自擇焉好之者不以吾言為不
及惡之者不以吾言為太過庶幾吾之為是論可以免天下之
譏議矣論人如此果可謂善論人者乎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依
違于是非也荀氏本不純一愈愛其文嘉其辨許之以軻則不
足稱之以雄則不救是非無所決故立論不能斷然為之去取

此軻雄之間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荀氏在軻雄之間請申其說世之論人物者其患有二品藻之不當也議論之猶豫也故其議論之猶豫寧若使品藻之不當耳蓋君子之論人非好論人也論諸古所以訓諸今也彼之所為是耶吾從而名其為是也彼之所為非耶吾從而名其為非也是非有一定之論則天下之人因吾言知所去知所就則無愧于言矣故孔子論帝堯帝舜則有大哉君哉之別不曰無優劣之異也論顏回子貢則以子貢為弗如不曰在可否之間也斷是非于一言之內定優劣于數字之中曾何議論之猶豫

乎然世之君子著書立言懼後人之議已則每依違其說名其為是不敢遽以為是名其為非不敢遽以為非非與是不能斷則其設辭不得不疑如是而圖後議之苟免何貴于立言哉韓愈唐之文宗也其著書立言每以明道為己任吾于讀荀之說見其議論之不決也夫自孔子既沒大道湮廢然卒以不泯者繫佳之功軻也雄也其力多矣軻之七篇仁義道德粹然一出惟之法言論議端謹溫溫乎有論語風讀其書考其文究其所得軻也無愧于雄雄也無愧于軻誠以其源流出于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為者愈乃附名其中以荀氏為主盟

吾道邪然其非一二子而子思孟軻之徒畧不暇顧是不知所謂投鼠忌噐者以荀氏為知性命邪然其論人之性則以為惡是不知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者也以荀氏能通于禮邪然其論禮之說則以為偽為是不知因人情之說也惟其所學不純所守不正是以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其後門人李斯之徒卒倡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有不合于聖人者矣比之以軻不足復比之以雄比之以雄不足復持之于軻雄之間抑何議論之不決耶愈知道者也夫豈不知荀氏之非也然其處心則懼天下後世之議已也吾將以荀為軻之徒讀其書見其有不合

于吾言以為太過也吾將以荀為雄之徒然後世讀其書荀惑其浮辭則以吾言為不及也不若寄是非于不斷之內含優劣于二賢之中而使有識者自取焉此則愈之心也愈非不知荀之非也嗚呼君子之言重于金石以金石之難動也愈以立言自任何是言之發兀兀而無定邪後世如愈者出讀荀書觀愈文則是邪非邪固不逃乎心目不幸所見未明者因愈之文求荀之書為軻乎為雄乎吾見其雜乎胷中而莫知所適也然則愈之發言抑何兀兀而靡定邪嘗取愈之文而熟復之以為愈之所以立論大抵然也其平居排斥佛老有如寇讎以佛老之

之道有異于吾儒之道也至于讀墨子則以為孔墨不相用夫墨子之道去佛老無幾耳去佛老無幾則其去吾儒也為遠矣愈既却其人又從而招之何哉亦以其處心未定故見于議論者如此噫立言如愈見道如愈天下之所任重如愈豈可得而輕議之哉吾獨惜其議論之猶豫不能明示天下耳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宋華子病意論

李元卓

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敷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湛人偽之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開天所以生智慧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沒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一為迷妄情之息反以為病安知夫古人語致者必貴忘乎夫人相忘於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屨非真忘足則屨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適矣隨烟而上下者

忘火也操舟者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華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在途而忘行一於途也在室而忘坐一於室也今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卒也先後之不識非獨忘也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以謂之病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受之者誰乎不知未嘗問且園室而毒之毒之弗已又從而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弗已又

從而醫之不知此非陰陽之所能寇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又躡其後而唱之欲爲治之也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所也然彼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無愆則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藥術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慮有知靈之使知寒餓之使知饑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爲物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日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于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于我而憾之切也數十年之境頓生須臾之

忘安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于孔子而怪之以其溺于博學之辨也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于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方其忘則冥然而忘及其悟也則弗然而怒是將以擾擾者為妄耶默默者為真耶特不知忘時擾擾之境自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則心故心亡為忘智本無智因智而智故智微為德微則不知忘之為忘而忘亦忘矣古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楊雄論

蘇軾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

古詩大雅
卷三十一
同也性也而至於聖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桶桶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昔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

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

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以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繇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楊雄論

尹起莘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翊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荐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業貧弱不仕莽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論文見
卷三十一
五九楊雄論一

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為心誠使遁跡丘園饑餓而歿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楊雄度越諸子論

陳亮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名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楊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為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為數而已而烏知

其窮理之精一至于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于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于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適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于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說說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于世用

而不悖于聖人固已或異于諸子矣蓋晚而後楊雄出為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惟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于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于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算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算而九

之并晝於夜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為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窺者又如此而雄為首為表為贊為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太含元氣織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踈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算之間莫不有至憤之理無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闡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為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為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

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遺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揆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于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

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說說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八卷

二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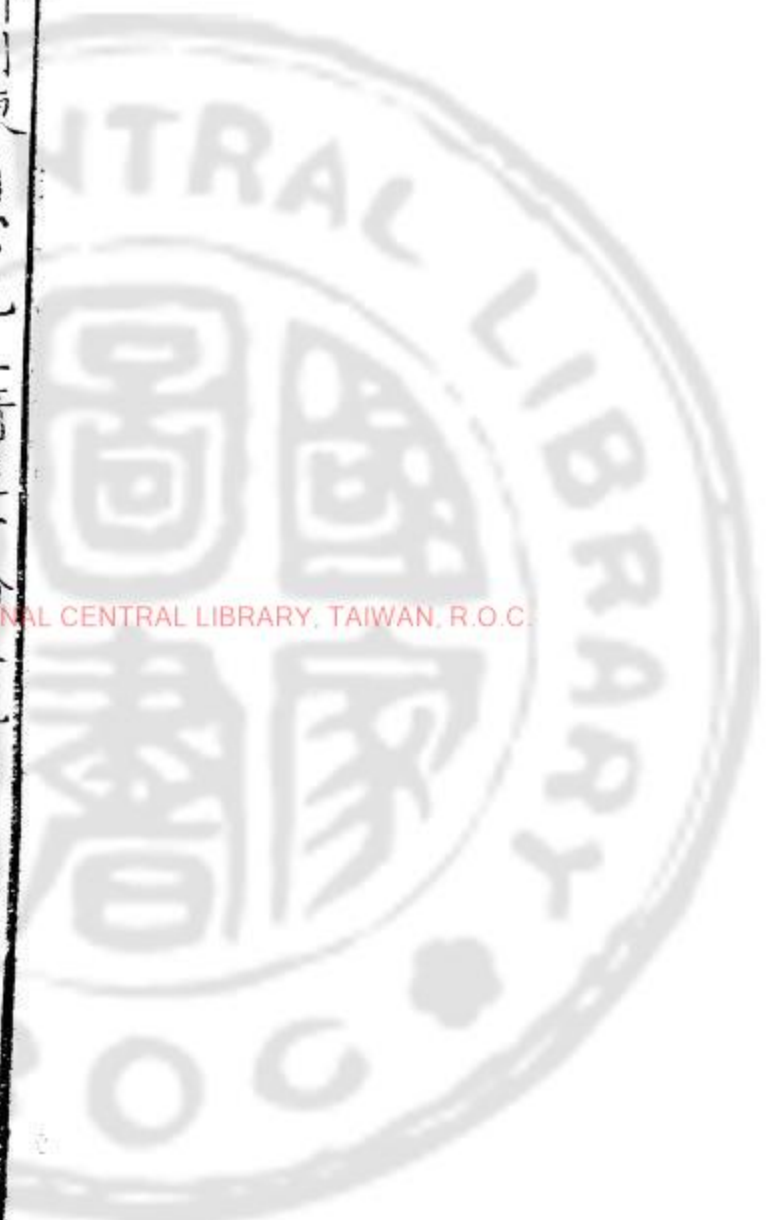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聞國光賓王甫編次

黃老先六經論

羅處約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其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空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况名之曰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為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



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
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
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
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
未遑學校實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
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今日春秋昭公七年鄭子來朝仲尼從
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
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
黃老之興六經孰為先而孰為後乎又何必繅籍玉帛然後為

禮筭虞鏞鼓然後為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
道之跡儒之朱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

黃老先

本論上

歐陽修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

於人貳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是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

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

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廟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債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必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工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賦畜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質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五本論上歐陽三

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園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

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負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

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本論中

歐陽脩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

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
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
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
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
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動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畝畝
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
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

之禮因其歿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
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
凡養生送歿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
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
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
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
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
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
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

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
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
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
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
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
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
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
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不暇而為他其良者氓然不見禮義
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是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

非也夫孔子曰方設之說而率之則民不得不從
而歸矣夫以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
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
益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
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
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
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
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
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

然則先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心浩然與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耿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
之者何也馬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
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大
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歐陽脩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
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
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齶食蟲蠹
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
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
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
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外禮義則民將
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鯨之治水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歐陽脩

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動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

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備者

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
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
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
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
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
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
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
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
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
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
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
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
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
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佛論

朱熹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
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
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遺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
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其心之本然矣
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
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
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臣細無一物之

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最亦已隘而其勢亦以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寔有見焉但以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者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

覺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寔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寔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啻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益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

古論九
卷三十一
十一
新論大見
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罟也則天下之傭奴僇婢黥髡盜賊示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不能究其寔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

以為重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反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老子論上

蘇轍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辨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其以為周孔

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于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于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于規矩使彼以為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于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

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以語此也

老子論下

蘇轍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老子論下蘇一



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是非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

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不可之際而從從而(謂)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

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
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
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
其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至區區馬求其有
以納之於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
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為易也故曰
嘗無欲以觀其妙而又常曰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
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滅
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亦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

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石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
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論

王安石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

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于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踈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

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發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老子論

王克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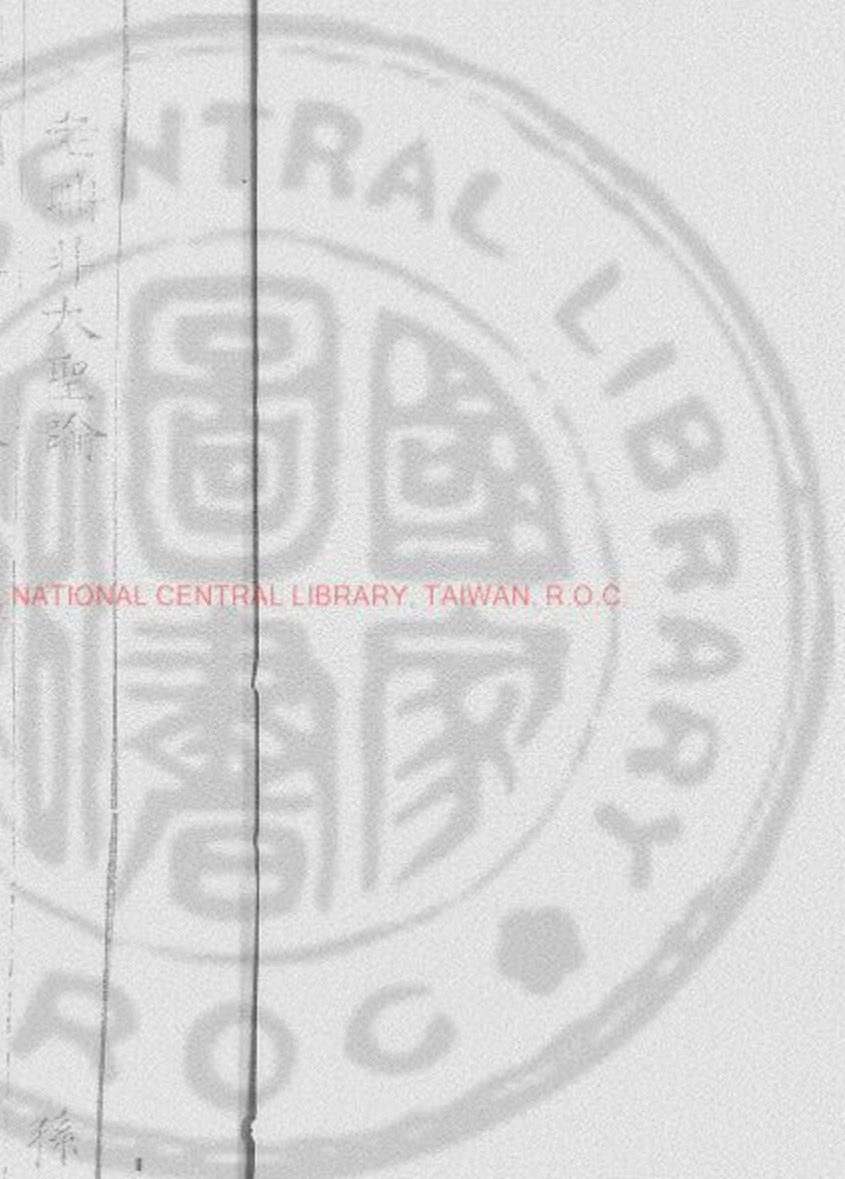
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况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上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

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矣

老聃非大聖論

孫咸

以不問君復伸所詠仰先哲之方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
定其行止高下之辨始可考諸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
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運垂次
微迥亞故行哉之軌真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蟄之會影響
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其文同兆元結於虎兇之物頗孔俱
其於通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共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
其於斯以言用舍為嘗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
夫有庶幾觀象知筮觀象知筮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



其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
聖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
其立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
自不齊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竭足仰慕導風專詠至虛故有
謂時林望若果計之倫者言行抗辯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
其自恣也夫形躁好靜質柔安而謂所常習揭所希聞世俗
常之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言虛度之道視辯誑之論不
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其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所研研
之論其說乎聖教者是之世之宜遠明道者時之

此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
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
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
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
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勢歸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然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
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
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徃徃矛盾相列如



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戎
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祗非玄化之所孤遊非
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譎張
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又有餘顧地元吉何遠夫心於戎貊如不
能然者得無庶于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
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
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游也道之為物惟恍與惚因
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滄之時則可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
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
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
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
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神仙論

梁肅

予嘗覽葛洪所記以為神仙之道昭昭焉足徵矣試論之曰夫人之生與萬物同彼由妄而生由生而死生死相沿未始有極聖人知其本虛也其體無也示以大道俾性情其無妄而反諸本焉本則不生不生則不死然後能周游太虛出入萬變朝為羲農暮為堯舜或存而亡或亡而存天地莫能覆而載也陰陽莫能陶而蒸也寂然不見其朕噫乎不識其門是之謂至神至神也者視天地四海若毛末而已萬古之前億載之後若一息而已列禦寇謂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蓋謂彼也不性其情

古論大觀

卷三十八

神仙論

者則不然其用有際其動有待存亡相制倚伏相繫其道有數窮則壞故列禦寇謂生者不能不死不死者不能不化蓋謂此也彼仙人之徒方竊竊然化金以為丹鍊氣以存身覬千百年居于六合之內是類鸛鶴大椿愈長且久不足尚也噫後之人迭為所惑不思老氏損之之義顏子不遠之復乃馳其智用以符籙藥術為務而妄于靈臺之中有所念慮其末也謂齒髮不變疾病不作以之為功而交戰于天壽之域號為道流不亦大哀乎按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因而論之以自警云

神仙可學論

吳筠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且延命至于期頤皇天猶以為景福之最况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法無等倫以儔擬當代人物忽而不向者何哉嘗試論之中智已下逮乎民昨與飛走蟄虺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求不及聞道則相與大笑之中智已上為名教所檢區區于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能抗熱竦身不使恒情之所汨沒專以修練為切務者千萬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舉俗罕聞其行悲夫昔桑矯問消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何如消子曰西有耳夫言西

古論九卷 卷三十一
有則理豈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稽公言神仙以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之所能致也未必盡其端矣有不修學而自致者特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而中惰誠不終也此三者各有其方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中殊于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陸泉湧李廣發矢伏石飲羽精誠在于斯須土石應猶影響况冊懇乂著真君不為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矣孰為真君則太上也為神明宗極獨化于窈冥之先高居紫微陰臨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鑒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

而迷誤之子焉測其元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遠于仙道者有七焉近于仙道亦七焉當世之士不能窺秘門洞幽曠雷同以恍惚為真實生成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遺者形并之死地乃謂常理殊不知乾坤為易之緼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為性之府形氣賦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于我何有此遠于仙道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墮之弊彼自昏于智察則信其誣罔詎知塊然之有起自寥然之無積虛中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端若累著而成形形立而神居乃謂人耳故任其流遁則死返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于氣合道以

鍊氣氣清則合于神體與道實謂之得道道故無極而仙豈有窮乎舉世大迷終于不悟遠于仙道二也其次強以存亡為一體繆以道識為悟真云形體以散為期營魄以更生為用乃猷見有之庸謀將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陰陽之鼓鑄遊魂遷革別守也噐神歸異族識昧先形猶鳥化為魚魚化為鳥各從所遇兩不相通形變尚莫能知之况死而再造誠可哀者遠于仙道三也其次以軒冕為得意功名為不務悅色馳聲豐衣厚味自封殖為長策胎後昆為遠圖為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喪成必虧守此用為深固置清虛于度外并恬靜會交

養中和率性通真為意乎此遠于仙道四也其次強盛之時為情愛所役班白之後有希生之志雖脩學始萌而傷殘未補靡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慕道之名爭契真之實不除死籍未載玄籙歲月荏苒大期奄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遠于仙道五也其次聞大冊可以羽化服食可以延年遂汲汲于爐火孜孜于草木財屢空于八石藥難効于三關不知金液待訣于靈人英芝必滋于道氣莫究其本務之于末竟無所就謂古人欺我遠于仙道六也其次身栖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淨無修持外邀清譽之名內蓄姦回之計而至人可用神不可欺

古論九卷 卷三十一
遠于仙道七也其次性好玄虛情忘嗜慾不求榮顯每樂清閑
體氣至仁含弘至靜極真物表超迹高巒想道結襟無為為事
近于仙道一也其次意高殷古刻志上行知榮華為浮寄忽之
而不顧知聲色能伐性捐之而不取剪陰賊樹陰德懲忿損慾
齊毀譽處林嶺修清真近于仙道二也其次身居祿位之榮心
慕道德之府以忠貞而奉上以仁義而臨下弘施博愛內陰清
徹外混翬塵惡殺好生近于仙道三也其次瀟灑華門樂貞其
賤抱經濟之器泛然若虛洞古今之學曠然若無爵之不從祿
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為上恬乎以攝生為務此近于仙道四也

其次尚類明之姿懷秀拔之節奮三代之旅當銳巧之師所攻
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近于仙道
五也其次追悔已往洗心自新雖失之于壯齒冀收之于晚節
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亡而正在轆軻不能移其
操謹諱不能淪其慮唯精唯微積成著其近于仙道六也其次
至孝至貞至義至廉按真誥之言不待修學而自得比干剖心
而不死惠風瀾水以獲生伯夷叔齊曾參孝已人見其沒道使
之存如此之流咸入仙容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亡此例自然
近于仙道七也取此七近放彼七遠謂之拔陷區出溺途碎福

車登福暈始可與涉神仙流矣于吳誠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凝澹漠怡其性吐納屈伸和其體高靈保定之良藥匡輔之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得昇騰吾必知揮翼丹霄之上矣夫道無形無為有情有性故曰人能忍道道亦思人道不負人人無負道淵哉言乎世情謂道體玄虛則責無而賤有人資器質則取有而遺無庸詎知有自無而生無自有而明玄元混同然後為至故空寂玄寥大道無象之象也兩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若但以虛極為妙不應吐元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為用無以有為資是以覆載長存仙聖不滅故

言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靈為至者也若煙散灰滅何異于天傾地淪彼自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而不朽人荼毒之志也孰能喪大德黜荼毒拂衣絕塵獨與道隣道豈以乎哉行斯至矣夫至虛豔寂待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故器方寸以遊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精感七則通七則宇泰定天光發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臟六腑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王章集帶一于絳宮列三元于紫房驗二曜之華景登七元

之靈網道備功全則不必瑯玕大還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為
仙自仙而入真七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
出化機之表入大漠之鄉無心而朗鑒無翼而翱翔嬉明霞之
館宴羽景之堂歡齊浩劫而福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此道
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奧密乎受學之士宜啟玉笈以探其秘
焉及儒墨所崇忠孝慈仁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
者孰與為大於戲古初不可得而詳之羲軒已來廣成赤松令
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于竹帛近則接于見聞古今得
之者皎皎如彼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哉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
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施之群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
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敢設教三方每由漸致又
以情嗜所深甘腴為甚嗜深于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軍用
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
蠶衣為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蘭爛蛾非可惡之痛豔
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
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棄登絲蠶衣共頌其分假手之

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
前所食宜蔬矣輕煖于身事既難遣其滋于口又非易忘對而
為言非有優劣宜臬麻果菜事并義同饗寒實腹曾無一異偏
通續續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
理無偏漏拯羸夫甚教義斯急緇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
與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不言黜緇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
之始猶通蠶羊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

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
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
羊宜禁曾無禁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
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
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
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
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蓋昔涅槃未啟十數年間廬阜名
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
可以終年烹宰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

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
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
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
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
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于
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于斯理斯理一悟行
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臬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冥數有報論

李德裕

宣父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
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信富貴在于天命祿福由于冥數
昔衛卜協于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于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
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于前而符
應于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
數無所遁情而狼跋于周鳳衰于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
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于兵革可也死于女
室可也唯不冝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有時來盜有

名語者謂禍福出其胷懷榮枯生其口吻沛然而安盍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于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登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居于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見謀雖抱至冤不以為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

相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右丞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杖鉞南蕪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寶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關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得預聞乎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

百論大義 卷一
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皆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
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
所能報者乃中人耳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
之際方寸不撓視魄不散唯結念于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
也如薪盡火滅溘然而散則無能為矣其達于道者使心不亂
則精爽常存終始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濟神明其次
精多魂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明報應論

釋慧遠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
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
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
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
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
惑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荅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
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
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竒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

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為依傍大宗試叙
所懷惟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
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
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
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
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
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
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
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

神運于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
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
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惑
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
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
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
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
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
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

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此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為神宅此即宅有同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

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必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異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違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譬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感耳宜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荅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無為論并序

江淹

吾曾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仕吾志不改故註無為論
馬

有奕葉公子者聯蟬七代冠冕組望多素統黼衣繡裳負長劍
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間英雄而豹變聰
利害以龍驤乃動朱履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為先
生之門問曰先生智德光融蒿羊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清遠溟
海不足以喻其深無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閒靜言笑溫雅至
如釋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書宣尼六藝之文百氏兼該之

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撫冲玄煥乎若覩於鏡中炳乎若明于掌內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為柱史莊周以為園吏東方持戟而不倦尼父執鞭而不耻實萬古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為榮實搢紳之所鄙先生倏爾笑而應之曰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尚楊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過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喜不移其情故可為道

者也過此以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破生死之榮華登絕巔之彼岸闔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有志者不見其去未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無變易之長行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為業欲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歸心隨取進退自然遁逸無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于是乎著公子感然而有德遠從而退

空有論

李師政

或有惡取于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豈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冉疾顏夭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莫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于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克僕妾之薪蒸被牛

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蕪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篠之奮鋤值工輸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蕩比質于松栢蕙若同氣于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足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

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駭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闢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

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
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
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于分別論法豈宜于
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
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于昏桀幽厲不可同之于
聖堯忠賢不可斥之于荒野邪佞不可昇之于明朝不可反白
而作黑不可俾畫而為宵不可以邪害于正不可持鳳比于梟
何得同因果于兔角足罪福于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
妙之真致說之于口若同用之于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

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
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
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
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楫之不善
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
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權方舟以登坂望追
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
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為之道反矣夫妙道
之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

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象粲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為一菩提不得謂為有何况群生與衆術故察于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艷色絕世而無美瓌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關戶之闐無見非面墻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

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諛無真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此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猗頓等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殊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楊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緣之寶南威毛墻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眦蕙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于空而不憾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

以造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和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鳩毛等類泡沫而飲鳩者死服犀者活淡水喝之生冰火食之成瘡不亂人酒能生咎

是順叛逆皆如嚙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皆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遠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善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徒順不憎遠拒福慧圓滿

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啟四生之聾瞶空有
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
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
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
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
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
氷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
邁人天豈待闢之以寸管而俞之於檣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
哉夫說空而恣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

劍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求禦冬則苦寒
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
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
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
而憂歎何得雷同于善惡而不修于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寔
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死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
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
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
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並筋

古語九卷
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克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命胞胎受病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于寒暑未毀悴于悲哀壽欲何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于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

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于翰墨至如公明辨崇扁鵲殊疴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調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竟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

古詩九卷 卷三十一
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
偃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羨惡
非闕于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于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
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驚比有情于無知何
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
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
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
老若悟之于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
之與大學幻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

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
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
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
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闕衆生衆生自不了譬暗室之無燭
如夜游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
于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
構室一衣不稱疾一彩無以為文繡一聲以諧琴瑟一言無以
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
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温

古言大觀 卷三十八
物為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于禦濕或偏須于止風不可
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
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于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
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
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胃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
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
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
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
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日皎

夷夏論

蕭子顯

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
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
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
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本常
樂為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
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
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為
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

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刀樹劔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
墨家之教遵上險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
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遵環歸乎
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
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
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稷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
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
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譬釋理
與藏無徃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

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為儒佛理玄曠日智妙有
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
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朱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
情去就有此一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唯重道兼亦徇利詳
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畧為言自生優
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為有為之無終非道
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為種轉暗成明梯
愚入聖途雖遠而有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
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為善未必餘慶

百言才卷
卷三十一
五三
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遘器思庸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折夷夏論

謝鎮之

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官商有體玄致疊々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闕幽宗苦不思探蹟無階豪糴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益似均也未譏翦華廢祀亦猶蟲誼鳥聒非所宜效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

必獸羣近而微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
 故九服攸敷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
 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
 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露慈澤皆來主
 我國我閻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
 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
 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
 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沈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
 界其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



不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
 其多混語黃鐘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繞
 貝起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
 而鳥鳴在獸而獸响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
 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
 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
 故宜祛其甚恭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
 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
 情想於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與籍

三藏四含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邪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主則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々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何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

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衰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為蒼文餌螫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干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

古語大衛
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
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難夷夏論

朱昭之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
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
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
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
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
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政
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充冕豈足
論哉所可為嫌祗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

古詩大觀 卷三
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
華則為袞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
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裳
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
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
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
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不偏不
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
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

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
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
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
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
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
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
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
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
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

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徃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擎跽為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為正真何理鄙謂既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

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為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苛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

發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褊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夫摧伏勇猛廼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勲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息無不被梟鳩單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為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按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

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典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為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剝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

古詩九卷
卷三十一
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為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駁夷夏論

釋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為獲寶聳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為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術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為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

古詩九卷
卷三十一
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
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
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
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
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為善
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罄折之恭殞葬之禮斯益大
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
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
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寧足加式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人沈

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
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廼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
之至也是以泰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
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
至教之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
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
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
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
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

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弗言
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
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靚稱物
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
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
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
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
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儀為
牛彈清魚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吝吝孤

擯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蹠蹠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蚤蠶之
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語
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
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
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為
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
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久
帶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積紀沈晦弗遷淪惑

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鄞落公因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
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
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美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
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
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
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妖之術觸
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
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
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

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僉
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斯益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
如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
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
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屆故謂之切其殊
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
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
之戒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鱗穴藏聖
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
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
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
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邪荅云麟麕身牛尾鹿
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
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已外非復
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
懷鼠以買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
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矣故老子

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
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
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為之將非虛
邪學文邪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為真
典佩紫錄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
媼姣以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
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
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
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婁羅

之辯各出彼俗自相傾解猶蟲誼鳥聒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弗耽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著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誼鳥聒意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嬖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已愚夫輒為迴心姦儔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法誠論

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馬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恤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負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

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
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
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
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
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
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
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
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
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

惡可得彈正者哉衰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
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
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
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
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
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
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
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

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
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
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
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
重於婦黨弄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
詭邪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則其善惡之
迹俱無餘也不者善人之子不必皆惡若慶必加于善人殃必
加于不善人予恐慶殃之謬加也力人而已余固曰善惡慶殃
俱無餘也餘慶勸人之善餘殃誡人之惡則善人之子能有不
恃慶急于善者惡人之子能有恣惡俟其殃者乎末代之君
世祿之人先見萬乘之尊我八音之娛我五味之飽我黃金白
璧之富我不知兄弟得道而傳之已行不善而失之乃至乎萬
乘為匹夫世家為早隸烏謂餘慶之可恃乎父善及子乎子不

善而父伐之石碯是也母善及弟乎弟不善而兄殺之周公是也父母與兄弟不能令子弟之不善又可以恃餘慶于天下乎父惡殃子乎父出之而堯貴之虞舜是也母惡殃子乎母惡之而父好之鄭莊公是也兄惡殃弟乎兄伐而齊立之桓公是也父母兄弟不能攻子弟之善而况餘殃可累于天下乎且善者天下好之常道也惡者天下惡之亦常道也豈有將好惡先必稽其所自我必不然矣若以勸善懲惡為意則當懲報復于身猶慮其不信况欲遠懲于身後而取人之信者乎又不然矣昔夫差信伍員初善也任宰嚭終惡也初善霸天下終惡滅全吳

前慶後殃者皆身也太甲放桐宮初惡也任伊尹終善也初惡受桀囚終善復天下前殃後慶亦身也吳之嗣可以前慶後殃殷之嗣可以前殃後慶乎予固謂殃慶皆復于身也不復乎子孫也然予敢謂善必慶而貴惡必殃而賤也所以貴者道貴也所以賤者道賤也道之貴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賤乎殷辛獨夫也餘慶餘殃吾則不信之矣



論衡
卷二十八
六人書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九卷

二氏題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閩國光賓王甫編次

更生論

羅含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毀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

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
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
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
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
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
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
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
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
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
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者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
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勝生論

盧思道

罷群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行而言曰生者天地之至
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媸愚智之辨
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
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月擬
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懣偃仰貴
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奈莞爾而笑
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
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綺之年服膺教義規



行矩走從善而登巾冠之後黜纓受署韁鎌仁義籠絆朝市失
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置憂勞愬至事
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
庸篤學強記聲馨于烏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蟲
情春蠶鳴悵腐鼠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直臧
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昇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
明俛脰就鞅跼躄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謚郭槐腥臊可
饜淫刑以逞禍延池魚耳聽惡來之諺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
葉仍值辟王歛笏昇階汗流浹背蜀客之踵躋焦原北茲非險

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筴武
落鷄田之方櫛風沐雨三旬也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
小者耳。建祚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
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下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秋方已迫
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
飛不虧激澗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侯南山之朝雲覽北
戶之明月記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
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穡霑體途足之倫濁酒盈樽
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

乎谷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
雲飛泥沉早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羅
羅于數澤五衢四照忽斧斤于山林余晚植昌辰遂其弱質顧人
事之頽落時路之遑危立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
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
輕險躁薄居家則入面歎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誦諛諂佞無愧
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謂我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々
遂古斯歎已積矣李深范子為讓之風播紳不嗣

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
落阜蓋填閻竇之里皆如瞶如盲僮僮嚮嚙惡求媚舐痔自
親美言諛笑助其愉樂詐注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文
馳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簞
之賄無余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投刺望塵之舊游偃仰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
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
棄蕪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鞞鼓生塵未如激矢雀羅暨設去
等絕絃飴密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

冠士族或少乏藝服

仁不畏不義罔愧反朋莫慙妻子

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由長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寇情劫人厚
自封殖研歌妙舜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
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唯鄙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
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無擔石不齋一
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
斷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豈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
外揚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
不顧衣替附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咸景鼠跡礫石變為

珪瑜良莠化為芝蘭扇俗攬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
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養生論

牛僧孺

僧孺嘗讀嵇康養生論曰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下可數百年至
于調節嗜慾全息正氣誠盡養生之能者僧孺以養身之于養
生難與易相遠也所以康能著其論而陷大辟蓋能其易不能
其難者也且天地稟生之道衆而貴之者寡然而貴乎生以有
用于道也生而無用焉貴其生矣而又况康不能養乎哉且康
居于是世能忘名利之名而不能使人忘其名能忘其情慾之
情而不能自忘其情能防已喜怒于內而不能防人之喜怒于
外雖其名利情慾喜怒之心不改乎內而能致其康寧焉碩大

養生論見

卷三十九

七養生論



鳥猶善養者之犬彘肥膾適足使屠膾之乃促乎已矣出而處語而默是養其生者也處而語出而默生其喪矣沮爲溺爲道無和行無詭言中規行中矩而得其時是養生于出處者也孔爲孟烏可而仕否而退是養生于出處語默之間者也若中散者栖乎下不可謂出揚其名不可謂默非出處則在用中于禮義人倫之道也禮者道之器也而肆情傲物蔑棄冠服是禮之大喪也禮喪而道喪則鍾會欲無怒晉王欲不刑之不可得也然康之爲人區區不列于中人豈欲引而謂之哉以拆文垂論則人之中者引而惑必衆故不得不明也先人有求生以害人

有殺身以成仁又有患難以相死此得則死此則得道得死而爲壽不以非道得生而爲壽也仁如比干而剖死直如屈原而溺死庶如介推而焚死忠如蕭望之而藥死而道存洋洋乎不已予謂所存之生至遠大是能養生者若碌碌愚生不以五常之道爲人予烏知其壽歟烏知其昆蟲歟木石歟靈蛇千年予不知其壽也石有時而泐予不知其久也葵能衛其足予不知其全也若康之養生有類是也適爲下矣又况不能類之者哉嗚呼能養生于道者生死長短可也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
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
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
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
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劬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

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為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以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且令人重榆令人冥合歡獨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

芳高其骨頰喜怒悻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慕雨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感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于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

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從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恐欲割棄榮頤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童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

進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
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
息無慮又守之以一卷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
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壽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
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續養生論

蘇軾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
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南方之情惡也
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狠故為小人子參二人之學而為
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
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和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
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正也知此則知龍虎之說矣何
謂龍虎之謂欤或趨或避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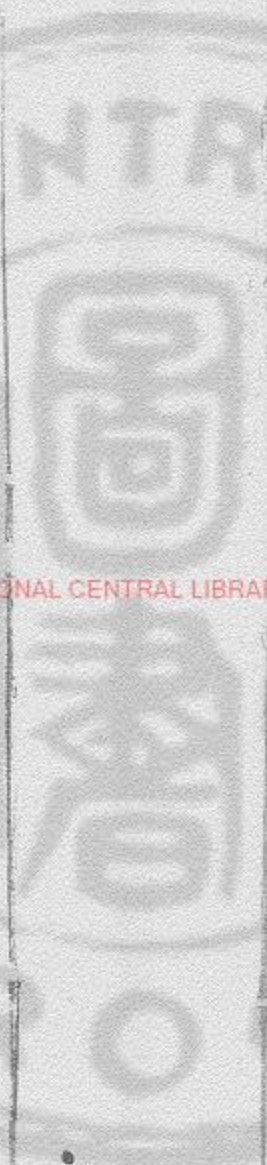
也。虎者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于凡水之
謂汞暗湧濃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為木
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
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
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背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
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為
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
則毆擊隨之衰則碎自
於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陰陽分地以剛柔用
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
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
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
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
膳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
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
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

也。龍出於水，虎出於山。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于凡水之
謂汞。汞，淨濃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為木
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
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
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
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
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攬擊，隨之怒
則毆擊，隨之哀則辯踊，隨之樂則拊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
於外，是鈇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鈇虎之出於火，有

者，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
從火裏出，虎當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
皆行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
者，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
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
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
不炎，則神清氣爽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
不炎下，則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膺，若鼻
涕，不離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



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故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連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死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失待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浹于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金虎之自水生才小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者則才之不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造性論

何承天

夫百億億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願制作倖造位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吐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醯醢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

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以夫飛沉喘蠕並為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敗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適五犯見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夏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虛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人固不與同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畧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讓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其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

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群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戕殘戾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慄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誠反斯恩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頹諸區有誠亦宜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榮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豈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然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以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才以毀毀更立固知非力所奈若彼有精靈尚無靈狀未知在

憑以立吾性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慮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嚮域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惠告款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
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
而為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善又
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
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遠大
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
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
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

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
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
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
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為將親
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邴昌踈而紹
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賢者哉先
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持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
也故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
用用此句者開萬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

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修短之命封愚智善
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修短藏之于命
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
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
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酌酢之
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
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
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福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
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

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勉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荅絃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酌堯舜之至聖大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于仲虞漢祖七葉不聞薦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

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毫剖心之酷何辜苦乃側近和畿密近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內則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為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啟蟄之殺手不悉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眝偏糶于冗雜之中見底于鄉閭之末抱饑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漠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

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蒿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鵠
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
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
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
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
此乃一隅之說非周于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
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貧
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私故性命之理先聖之
所禪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閑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颺颺雪

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颺無心于厚薄而華霰有穢
淨之殊途天道無心于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
待封而封至嚴毋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觀
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
於是歛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
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啟譬猶踈野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
醉未平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空之
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
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于是爭奪之事

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酌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翱翔蠕動猶知去就况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酌答曰昔盧敖北適若士自傷足跡之

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所為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于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而儀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于是殊形

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未代貽咎于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三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墜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內德論

李師政

若夫才力調御運法舟於海濤三乘汲引坦蕩途于火宅勸善
如徒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
妙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嚴軌清軌而難蹈華夷士庶朝
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
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
而朋助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
宗而益啟僧肇慧遠之歸信迄暗首而翔陞通士安之瑤書甚
望尼之教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聰聞之博而樂

愈深息之深而信獨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
皇帝膺天命弘濟區宇覆寺蒼昊載均厚地掃氛稷清八表救
世濟民氏五教敷九功惟序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
其勳不啻崇三寶以津梁及夷群惡屏四部之禱莠遵付焉之
道古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播紳之士祖述多
之名臣所學異詞錄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平永二石有僧而政
元初化由于奉佛益國在于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與
亡以法浮論何別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與弗者漢明世
有僧而日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永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



人其虐成暴由在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
弘善不手惡於臣民我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
家若刑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異議雖駁不乘無以
三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袁柳非范增之無笑石氏
與屠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造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
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于淫祀訾而謗之
詭所不至且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迭民起謗反功德以為疵
此論誠上非徒毀佛還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
恭聞皇恩預雷法雨切磋所惑積稔于茲信隨聞起疑回解滅

青嘗前嘗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
輕賤而弗欲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探闕索隱功齊于汪什必
皆深信篤敬志均于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
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者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
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
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冥
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証庸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
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于腹心藜藿之餐
儻救饑于溝壑若金丹在口三餅盈素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
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
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
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
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醜醜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
瑣為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
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
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

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
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
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
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々中國緣應未啟求其會歸
尋其旨要寧與口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
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
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慇懃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
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啟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

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
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歎腹充虛非
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
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損去之難已備前說
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
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鈞而不綱弋不
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羔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
又闢其一也逮于酣管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
與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

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剗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于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沈約均聖論

陶弘景

山民陶隱居仰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邇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為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麇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校內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物內聖外聖義均理一咨曰謹按佛經一經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

非閔冝隱育王造塔始歌王之既閭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
夫子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
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
野禹跡所之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
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于宇內止是
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
夫夏甘英遠屆安息猶不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業夢帝
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闕非閔運有起復也若必以
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幸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

法本以救濟者夫為罪莫過于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
火粒甫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
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亦為未達夫立天
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軒伐有時者蓋大明仁義
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人乎而可悖虐非碩內惕寡
言意在緣報親迹或似論情顧幸不審于內外兩聖其事可得
是均已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

形神論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
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
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
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
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
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
暫無其無其甚從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
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

則形神幾乎感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從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新論形神論

桓譚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惓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通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父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炷岳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制之可毋滅而竟燭、無火亦不能獨行于虛空又不能後然其他、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

和氣而不過供養良醫者或強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
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近滅則膏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
然麻燭、半壓欲滅即自目初視見其皮有剝鉉乃扶持轉側
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
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
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成百年左右乃死、時忽如卧
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腐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
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者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
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遺症三疴痢則坦然後終絕故咨嗟憫息

更黑肥潤光澤如彼促脂、者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知其
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
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
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之有長長之
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交易其性求為異道惑
之不解者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虫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鳥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足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群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

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發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遁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或淺為病病于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虫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天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

異神妙形羸較然有辯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永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羸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論
卷三十九
三

形盡神不滅論

釋慧遠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

論
卷三十九
三
形盡神不滅論

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荅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

言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

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
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
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
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
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與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
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
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
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
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人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

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
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
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
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邪為
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
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
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
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
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神滅論

范 縝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

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死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即是

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

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
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
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
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
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
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
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
常區非惟道華群生乃亦形趨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
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之

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
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
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立且殊姿
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
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
驪駟馱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
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
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
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恠

茫々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

關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々棄其親愛人々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洗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々不可窮也蠶而衣々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々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
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
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
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
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
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
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
神則無處非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

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于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為兩則飲齧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用于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

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之為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

古語九
卷三
四
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神耳有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強所駭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于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滅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

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

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蛭駘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動動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蛭蛭駘駘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蛭非駘也駘非蛭也今滅蛭蛭而駘駘不死斬駘駘而蛭蛭不亡非相即也今

引此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木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蚩駘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伸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

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饗祖廟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焉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領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

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
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
送往而哀又虞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
言也而答者曾不慧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
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無以為
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斯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
所假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
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
耳

與邢邵議生滅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恐是為蛇畫足弼答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
生力然物之未復何獨數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
將來望各遂其性答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
則為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卜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
使北辰降光龍宮韜牘孰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
教為益之大莫極于斯此則真教何為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
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知所行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
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還生含

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之種
不見謂以無為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幽未之明所能覩雖蔣
洛菴詳贊愚可察鍾生聰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
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方之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
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
知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
此此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
余微之識知其不隨于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與形相若
可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神之在人

分其之在是也蓋則光質人死則神滅弼曰人皆有偏每有斯
器形影參感咸由此起蓋神之未至思之者不為竊有未見可
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于形神小形
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秋孟德之雄乃遠奇于邢顯神
之與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
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失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
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
與中途之歎况乎形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于聖邢
云虜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鸞皆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

世說新語 卷三十九
之猶先去此燭燃于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非有為鼠未化
為鴛則以無論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非二有何可而立先去
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貳哉邢云從欲使一
化為人木為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
蝎造化不能為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
證而遠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
能禦但取于適衷何貴于得一逸韻歆高管懷未諭前後徃復
再三邪理屈而止

理惑論

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
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
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
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
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毋避世交趾年二十
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
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
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

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

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畧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辨惑論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夫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動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辯惑論

羅虞臣

或問風水之說何如曰抑術惑世以愚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變何也其貪鄙固于求利之為爾博士呂才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寔安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于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難斯乃備于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于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日遠近筮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設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于晝

古詩才列
卷三十一
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
附此為妖妄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
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殆禮
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春秋書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
戊午襄事孔子善之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
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記曰周
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
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壞
其室平明而壘不懷則日中而壘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

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
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人之祿位隆熾
多緣厚德貧賤天絕必有惡積是知獲慶在人丘壠無與誕者
不然聞有富貴之人于此則歸福塋塚曰某形某徵聞有貧賤
之人于此則曰此葬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肆為不善
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于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靡
拘隴脉故趙氏之葬亞布九厚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
茂爾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典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子姓
之義大無稽古言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常有

初賤而後貴或始泰而終否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筮一定便不回改塚墓既成曾不革易野俗無識皆信莖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莖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莖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于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本義亡矣盛衰消長之變唯聖智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蓋天道秘而神功不可測者也諸氏百子未敢易此而莖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世俗溺其言將謂術能勝天則凡人事是非得失之細倒置伏制以遂其私鬼域人心浸淫

膠固始難言矣善乎范史之言曰吳雄莖母喪事起辨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廢延孫子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而陳伯敬持身唯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于坐法誅死儒者稱為格論自有秉氣受莖之說遂以禍福本于枯骨塚土奪權于造化故舍人事信鬼神求福利而慕親喪泥于分房骨肉化為寇讐既莖而遷徒魂靈恐于搖動蓋將放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于猛獸夫君子之莖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孤獨缺無曠折無汗溼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美

古詩六首
卷三十九
五三
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悲宗人
未差遠者至二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孫貪鄙心勝乃拘
于陰陽忌諱之說哉故採于此篇謂其文辭頗有所識刺也并
論次其卒之年月庶乎覽者有所感慨云爾

釋疑論

戴安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
宏標也此則行成于己身福流于後世惡顯于事業獲罪乎幽
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
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
何益哉又有東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
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
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

無尤于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
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
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
饑寒之患二生疑之于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于後不亦宜乎
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
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
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
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
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

貂凡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
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
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于馬
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
然之彭殤易愚聖于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
之談蓋施于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
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
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

其大豚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思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于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欲言誠斯言

近見君

周道祖

近見君猶疑前蓋印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亦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慮覽六籍逾深其滯乃規經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一有為當定情于理任而弗營耶為忘懷閑味直置而已耶言者情于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直置而已則自非生忘事至必感，因于事則情亦升已

手靖求諸已其効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
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于為言是以塗車為
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
飲和之士自守足于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
贖蘊于妙物豈待蠲爾積善王位履霜而事典教反理與言違夷
齊自得于安忍顏冉長悲于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
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
其身城會以備有後魯國分命所鍾于何而審玄明之唱更
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此

明自共茲我以為獨獲後齊盛以善事受福輝冠以蒙深莫救
宋桓以愆微易故洗心中影自微不期存于庶報而廢
駢介愛之滯網不祈驗于冥中影自微不期存于庶報而廢
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
其益宜有未盡史鏡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
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
唯言論而已爭執多手聊以代勸未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
相遠一善一惡無測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疏而不遺夫耶莫見乎
聖賢于微但盈換減于日用交時昧乎理緣故或乖于視聽

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
端可以少悟矣

答難釋疑論

戴安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
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
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
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
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于宗
均以滄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
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
報耳若如來難宅情于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効矣此

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為無理可喻也若捨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于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步於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聖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善之嘉行安於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為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却宛以蒙深莫救宋桓以愆

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于斯蹟矣

雞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于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往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于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新

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于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歲于日用交賒昧于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于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淖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

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
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
推之有宗亦何分明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悟矣言
面未日聊以謹叙

析疑論

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
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
淨法師不勝其每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
文華驚心眩目辯超久輒理跨聯環幽難教以縱橫揆藻紛其
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醅
客難來

論曰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
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

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
子畧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于孔書各一義乖理明明
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並自
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不
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
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
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鷗不可齊乎八千而况燭火之
伴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

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建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
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
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刷談
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于
熏修慧定成于繕剋略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
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
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于斷常因果顯乎中
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而垂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于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疆稱先覺無知性寂于是假謂佛陀分別既于外有數無知則于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

不亡于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
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
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
所逮也况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
有待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刻而
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
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罩真如以之自顯自顯
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
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于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

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
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
賢于仲尼跛鼈陵于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
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顛宰輔之
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郝超王謐劉瑒謝容等並江
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
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
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
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

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法琳徒
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耐示麻
績組耳李舍人得珠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
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沙門釋慧覺

釋其遠

或曰沙門袒形出自佛教是禮異者曰然則三代殊制其
禮不同百文之變備於前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
若有疑焉其禮其未聞者曰自古之民大朴未彫其禮不文三
王歷世其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
以其於中國之所興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
且以天竺國法書教者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
以昭其誠也雖託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闕焉佛出於世因而為
其明所行不左故應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

則尚賢之心生是故少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逮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謂之左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詩試言之夫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秉其本常操不技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帶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對身以袒服篤其誠而開其邪使在行有常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與之空導真性於久迷令流亡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賢不為空而執於於是服肩聖門者或復正思順異跡同執歸

百作古行華條以先心尋本達變即近本也一服相愧理深其感此明情行善向修之外倦動必以順不帶形之自恭斯乃如聖教之外固無他傳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難袒服論

何鎮南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興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襯皆自以所秉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黃冶論

李德裕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有無然天地萬物皆可以
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煎之實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
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網者環拱大者處中有長后之象有
君臣之位光明外微祥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
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之神術或能成之若
以藥石鎔鑄術則疎矣昔人問揚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鑄
顏子至于殆庶幾未若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
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



...非天意密此福機不使世人皆知之矣

百卷大觀二氏類三十九卷

述僧設會論

沈約

夫循佛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攝衆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遊藍內本不自時其分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腹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額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昂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

姑論大觀

卷三十九

述僧

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于此求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沈約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于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于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于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和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

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于人不可頓息其于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于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遺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于不食此乃迷于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守玄論

皇甫謐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據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嗜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

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
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
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
唯無損則至賢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
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
表則我道全矣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四十卷

四夷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袁廷簡在心甫編次

匈奴論

范曄

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亟興邊畧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侯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罷閑徼之傲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

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
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
生乘間侵佚害流徬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
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
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
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
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
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秦蕃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
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

即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綾正單于之
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僻異既深互伺便隙控弦
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清創傷者靡歲或
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寧憲耿夔
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穴躡北
追命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阮十角桔閉氏銘功封石倡
呼嵩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氊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
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
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

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
 忽經世之規俶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
 思而獲以私已福弃茂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
 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灰毒胡可單言降及世翫為
 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
 之源百世不磨矣

匈奴論

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
 之為患也故自漢興與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廟
 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
 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
 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
 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
 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早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拙伸

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
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
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特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
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
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
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
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
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
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

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
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
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
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
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
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
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
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
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

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

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

德遠近之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賈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突厥論

宋 祁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觀也劉琨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權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長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

中外益理城漸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宣帝之世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四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天貢

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結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竝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治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首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疆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

其財以賞成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
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乘此而不為故曰漢無
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
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
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
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
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
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
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宮之

珍服以文綺羅純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
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
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
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豹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
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
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
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二百給一夫商鞅
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
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

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為農餘皆習佻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後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廊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絲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

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慶榮逸戰士空兵甲銳弊車馬利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空敗之師比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空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以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

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
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之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偃月一曰為魚
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
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
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
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
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
進蜀兵折外吞鏃不能斃一戎之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
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巖道以

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梓子第習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
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
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
於重征者亦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
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
沙參粒故邊卒怨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雋三
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
地分免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
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

突厥論

魏徵

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
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
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
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鈔
為資條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
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政因其強
弱服叛在其盛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
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誓盟至於莫

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違頭可汗遠遁啟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寢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

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徹自古著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洶聖上竒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倭論

吳萊

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邊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效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菽備之區獨遺朝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翦其鯨鯢以為誅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誅意者其有說乎竊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州紇屹人莫非倭種度背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

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晁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况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艤艘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鉅鋒淬鏑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燔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奈何喪士氣虜國躄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

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來朝太宗曰靺鞨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靺鞨者又多恐其有效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成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成慶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萬比歲水教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之險故以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驚觸篙拖勁弩不暇發嚙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衿結聯溺水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脰手指可掬雖親戚不

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雁然又能以攻擊為事而吾海道之兵操甲而重戍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琉球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為今之計果出兵

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敢勒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有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謂辛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定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寇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况我人

乎哉前者守臣數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况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為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為慨然嘆息使天子不自奮於絕域未免為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往諭之亦一奇也議者必曰卿曾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絕景等島渡大海徑趨太宰府高麗耽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戶喧嘩

醫號兵燹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終至渝平而不服意者一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耽羅已服而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可與鄉遣使並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東海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盛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于遠非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騫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軍之士忿然含怒甚唯寐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飛艦蔽海而東起足距躍輕風濤萬里

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薨之高麗耽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即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於廷又不假玉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市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吾人也又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旦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効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寔患也此臣論之說也

西域論

范曄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而賜龜纒後服則繫頭額而豐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賈販客日欵於塞下其後苻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

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灾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烈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王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詆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無遺之宗道

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宗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昧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造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西戎論

蘇轍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彊則臣狄狄彊則臣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畧之患不至于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于中國而後無所惧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于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

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于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于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于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

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閉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于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害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結于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惟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蘇轍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于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于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

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唱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于其心而僥倖于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于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于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鄙之上利

其貨財而納之于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史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于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于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

古詩大略 卷四十一
三十一
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
彊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于射獵而習于馳騁生于斥鹵之
地長于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
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于其所以擁護親
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
以異于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毡裘之
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
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
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

古語九考 卷四十一
人畜疲敝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
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無敵國之盛非鄰國之
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
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
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其言厚禮以滿其不
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于
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
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
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

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
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于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
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
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
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覩其上
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
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
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
歡納弊以為元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

古詩九
卷四
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
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
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
也

吐蕃論

孫之翰

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此賢者之遠識
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
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使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
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
入寇為關中之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
亂籍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財貨茲
因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仍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
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悉奔此亦未能必勝也代宗以

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救千人求助驕橫兇悖益輕中國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為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于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息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縣矣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其為患如此非特古事為驗乃唐事實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悞計爾况吐蕃桀黠甚于諸戎結贊好謀尤多險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置疫疾而退不然者陸贄所慮進兵郊畿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

運兇逆而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帥不得伐叛民人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之功不幸有事惟推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子之衆必能盡力于事矣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治戎論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于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
 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于春
 秋春秋之事毋大于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
 不祥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鈎之以其義援而類之
 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
 弗能辨馬牛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柰何
 曰王者之于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于中國言入而不言
 勝中國之于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存春秋矣大本也然則

古論大見

卷四十一

治戎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何也王者之于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

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于敵顯言敗也非

不耻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
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論下

劉敬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
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
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
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
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
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
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
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

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脩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脩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來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為也

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慳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愉墮君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藪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

唯姜戎達于經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師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實也

正淮論上

伏滔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于人事由此而觀則無也必矣昔妖星出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字橫于天漢則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

凌首謀長彗宵暎而毋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
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
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波良
壽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
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
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
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歲甲挾劔之家比屋而
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
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違陽申之禍邊死

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
戮嫵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
福衆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
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
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籍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
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
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
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
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

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被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反亂黥布有馬二王違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輿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威禍淫福過突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正淮論下

伏滯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寨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東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事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蕪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馬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礮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挾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

回憑武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樓高壁連塹負戈擊拆以
守之自秋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
之出奔淮左為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梁
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
之尊籍以長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
保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
于資堅僭偽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
於側猶故錮咎之群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為亂乎况
故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

之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呼一而斯所以亂世
衰也而周於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
德訪之委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
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
其跡九伐時脩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
節權不外攬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
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疆者不得資
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
有向時之患哉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

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于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而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

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則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義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與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曰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

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燕 轍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于他經最為迂濶至于何休而其用意又甚于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褒貶予奪者公之及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

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
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于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
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
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
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馬或不
能制之馬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此
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
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瓦有所
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于中國疆

盛衰秋事言之時則休之說施之于中國新定
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使以自勞然而不得止凡此
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開之聖人之于夷狄也吾欲其來
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去之雖有欲
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不在我而休
欲聽其自養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曰孔子
之于夷狄也如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
白狄不書楚滅麇鄭去蔡之不善其通而不告也如
晉滅八才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

春秋之書公及我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守在四夷論

牛僧儒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王帝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昌則不見敗

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
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擊國人之
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
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
言則甘而思受也聽擊鼓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惜而思遠
也逢相害則志而思讐也相見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怒
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
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
失守之不回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節則聲

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
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
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情情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
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
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
仁而窮民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
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
云云王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為
烽燧天下空於杼袖加以褒姒以色攻俾侯諸不信而欺非

獨由于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窺覷，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戎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戰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純埒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賂得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息昆夷，檢仇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

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來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謙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過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蕪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晏秦邊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騶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

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沒煩般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回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馮援領隴西太守討叛寇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

昔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羗氏以為行
衛于是羗寇奔駭互相煽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
破城邑鄧騭之征弃甲委兵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
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安軼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侯朱
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羗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
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
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歟為難瘡瘡大遲愈之故武
自武之後餘燼不盡小有聚會輒復侵叛馬賢但伏終于靈敗
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

漢末之亂關中戎寇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
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尚討叛氐阿貴十萬等流曰武皇帝
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翦絕強國并無蜀虜此蓋遠宜
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昔之已受其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野而鄠關白
渠漢梁相通悉授之饒詎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
每以為居秦關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
慾不與秦同而國其氣類之儀服士庶耽習侮其輕弱使其
怨怒之氣毒于膏肓至于習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

扶憤怒之憤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
搆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蒸害不測此必然之
勢已驗之事也嘗今之宜、及兵威方盛徵事未罷徒馮湖北
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羗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徒扶風始平京
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
名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行其
所上合性古即敘之義下均感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風
歷之增則遠近中國屬國之河隴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子明無以難夷之衆制羗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

讀百計而歸遠圖豈不以善夷異虜戎夏區別要害易守之故
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合關中之險兵二載征成之勞老
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羸荒疫厲之災凡痍天昏凶逆既戮悔
惡初附且其且畏感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
期若枯旱之思而靈誠宜並之以安豫而子方欲行役越徒興
功造事使疲弊之衆從自清之寇以無殺之人還乏食之虜恐
勢盡力屈緒業不存羗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
漢極出矣答曰羗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
聚眾載糗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

古論大義 卷四十一
散會離默送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快餘實悔惡友善懷我
德惠而來柔附乎行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恨我兵誅以至於此
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
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
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逆其克亡
敬流離邊未鳩與閩中之人戶皆為讐故可避遠遠處令其心
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若
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國之危也
否能通今子道莫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難

覆車之軌何哉且閩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其度
之與還必頃口實若有旁之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閩中之穀以
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
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
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閩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
之損運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
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
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
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浚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

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
于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
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羗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
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
達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
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
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
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饒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羗若
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
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
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况于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
微弱勢力不陳或作敵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
寬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
哉此苛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
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